

# 文萃



文萃半月刊  
第十一期



文萃出版社印行



### 紅茶台訂本徵求預約：

本刊發行以來，已經十一期了，第十二期已在排校中，不日將與諸君見面，在已往的過程中，承蒙

讀者諸君的熱烈愛護，雖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之下，仍得繼續不斷的每期准時出版，使這一本小小刊物，不致夭折，我們覺得非常榮幸，現在想把這本刊物，聚集起來，不使它失散起見，就決定了下列代為合訂的辦法，想讀者諸君，一定很歡迎吧！

(一)讀者們如欲將一至十二期之紅茶，合訂成冊，以免散失，請即來片通知，以便登記，以便同時裝訂，庶可減輕訂費。

(二)在十二期紅茶出版後，本社當派人持條前來收取，訂好送還後，該條作廢。

(三)合訂本為精裝硬面，封面上可以專印讀者之名字，或意欲贈送與親友之名字。

(1) □□□藏

(2) □□□先生惠存

□□□敬贈

(四)合訂本每册收回工料費國幣叁角。該款在收取書藉時帶收，預約登記時不必付款。

(五)裝訂日期一星期，訂好後專差送上。

(六)如欲委託合訂者，請通知上海北浙江路唐家弄四十七號文粹出版社服務部。

(七)右例辦法，暫以上海本埠為限，外埠讀者如欲委託代訂者，另加回件掛號郵費二角。

(八)預約登記，以十二月五日為截止期，過期如欲委託代為合訂者，因非大批裝訂關係，故每册需裝訂費國幣六角。

### 文虎徵射(第四次) 值誤者 骯髒生

(一) 涉水探湯

中國地名一

(二) 無知寡人之用心者，姑舍是

字二

(三) 偶像讞詞

古人姓氏一蝦鬚格

(四) 孤島四境之游擊隊

詩經一句捺簾

(五) 青年世界

上海流行語一

(六) 航空將士

字一

(七) 軍功膺爵

市招一

(八) 奸宄不自諱

字一

(九) 與之九百，式相好矣

新名詞一句

(十) 告君所屬，以竟其勞

上海地名二

### 應徵及贈獎條例如下：

1. 應徵者須用本刊所附蓋有印章之明信片，方為有效。

2. 該明信片，不必粘貼郵票，即可寄到。

3. 贈獎辦法：

甲、十條全中者贈永安公司禮券四元

乙、中八條九條者贈本刊全年一份

丙、中六條七條者贈詞準一册

丁、中四條五條者贈江陰義民別傳一册

戊、中三條以下贈本刊一册

4. 以上贈獎辦法，不限名額。

5. 本外埠一律以十二月五日為截止期。

6. 徵射結果，在本刊第十三期上揭曉。



圖美韻：藏珍宮清：寶畫洲十仇



宇給事劾  
倒楊提督

——抄錄一張

東京行下來的  
文書邸報來看，

上面端的寫的

是甚言語：「兵

科給事中宇文

虛中等一本，懇

乞宸斷，亟誅誤

國權奸，以振本

兵，以消邊患事，

……本聖旨蔡

章姑留輔政，王

歸陽俄著拿送

法司，會問明

白來說」——



圖美画：藏珍宮清：寶畫洲十仇



賂相府西

門脫禍

——先叫高安

進去，說了回話，

然後喚來保來

旺進見，跪在廳

臺下……來保

下邊，就把禮物

呈上。李邦彥

看了，說道……

來保見了，慌的

只顧磕頭，告道：

……邦彥見五

百兩金銀，只買

一個名字，如何

不做分上，即令

左右捧書案過

來，取筆將文卷

上西門慶名字，

改作賈廉。



#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十一期 目次

封面古畫：「虛谷僧畫翎毛」……………秋水軒主人	畫題鱗爪……………白蕉……………二七
插圖：「仇十洲畫寶面美圖」……………秋水軒主人	風雨散輯……………（續）……………無衣……………二八—二九
風雨話愁……………无愁……………二	南南居記雜……………馥蘭齋主……………三〇
葡萄……………東方待白……………三一—四	蠖居維綴……………金藝華……………三一
牢獄中出入……………（長篇）……………丁丁……………五一—九	哀音……………沈子成……………三二
茶餘偶憶……………陳德徵父子……………查猛濟……………六一—七	四賢記……………趙景深……………三三
秋興八首用杜韻……………周敦安……………一〇	美陶……………冀如……………三四
過程……………若霖……………一一—一三	從拜把子說起……………閒雲……………三五—三六
幻眼國……………不老……………一四	棉襖……………（續）……………哀樂……………三七
鎖了的箱子……………（劇本）……………藍沁譯……………一五—一八	編者的話……………編者……………三八
嚶鳴小記……………記夏丐尊……………趙景深……………一六	補白
時人小記……………胡適與駐美大使……………許國常……………一九	烏夜啼……………惲秋潭
清百衲畫史之一……………周積餘……………二〇	寶相寺……………冷羽
虛谷僧小傳	
又是一條血痕……………（長篇）……………胡一德……………二一—二五	
懷鎮海招寶山……………雪夫……………二六	中學生園地……………十二篇



## 風雨話愁

无·愁·



風雨是一年四季都有的，但是一到秋天，似乎份外使人覺得悽苦。原因是經過夏天的絢爛，百物欣欣向榮，突然肅殺之氣一當令，景況已很蕭條，再加上風雨一渲染，就平添着無限的愁悶了。

在某一個風雨之夕，來了一位知己的朋友。他一走進我的亭子間，就皺着眉頭說，要不得，要不得，人事方面，本來已經很叫人難過了，偏生老天爺又來作對，這樣子的點點滴滴，蕭蕭颯颯。我悶得簡直沒有地洞鑽，所以來找到你，你替我想想法兒看。

我說，你悶有什麼來呢！在這孤島之上，當着這樣的時世，誰又有辦法呢！不過我聽人家說過，凡是一個人心中有了愁悶，無所發洩，不得已而求其次，就是找一個人談談，也總比悶在肚裏好些。那末，你就將你的愁悶，講給我聽聽罷。即使是我所早已聽過不知若干遍的老生常談，我也當用十二分的注意來聽你，並且再給你一些解釋，一些勸慰，使你有發洩，有所安心，你以為怎樣。

他說，天下國家的大事，固然是切愁悶的根源。但是範圍

是那樣的，責任是那樣的，我這個渺小的人，當然管不了這許多，也管不着這許多。我也只能和一般人一樣，靜待其變化。我的難捱的愁悶，倒還是我個人的。第一，我的錢是用完了，此後的一家生活問題，就將發生困難了，這樣的愁悶，你將給我怎樣的解釋與勸慰呢？你說開源罷，源在何處？你說節流罷，從何節起？孤島上人浮於事，朋友們都說自顧不暇，我一家的生活費用，已經省無可省；如此如此，叫我怎樣辦法呢？

我說，啊呀，這第一愁就是一個難題，使我無話可說。你且繼續說你的第二愁看。他說，第二愁也許你有話可說了，因為這不是關於無可假借的事實問題，而是關於一些可輕可重的意氣問題的。於是他就接着說了許多受氣的地方，從朋友的忘恩負義，一般人的眼光勢利，說到二房東太太的無理取鬧等等。我說，關於這些，我果然有話可說。可是我要說的，你自己知道得比我更明白，你就自己解釋解釋，勸慰勸慰罷，我也就省說幾句了。現在，你再告訴我你的第三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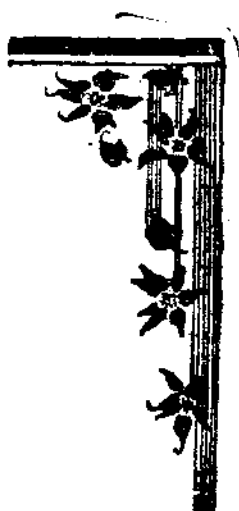
朋友眉毛上打好的結，不禁鬆了開來，長長的臉孔，不禁圓

了起來，好似陰霾中漏下了一些陽光，微微笑着說，原來你到底是無話可說，那末我的愁訴給你聽，又有什麼用呢？沒的不唱着獨腳戲，給你聽了一個飽，作爲消遣！

我說，你看，你已經達到你的目的了，你還不感激我麼？你說出你的愁悶，而有所發洩了，你到底是笑了。不過我倒的確還有一句話要說，就是：天下國家的大事，既是愁悶的根源，我們還該注意天下國家的大事纔好。一了百了，這些大事一解決，不但我們生活有辦法，氣也可以少受了，因爲我們儘可以往窮鄉僻壤，深山幽谷中去過着簡單而孤寂的生活。因此，我們注意這些

大事，固然是我們的目的所在，而一旦心有寄託，也實是我們日常解愁的妙著。此外，實在的辦法，我以爲還是回到內地去，能積極負起救國的責任，固然最好，否則即使消極過生活，也未必更比孤島上困難。

風雨不停，我們的談話也沒有着落。不過風雨總是要停的，而且一年之中，畢竟有風雨的時日要少些，那末，人事方面，就何嘗不會有着光明的前途呢！因此，我們的話，也就不再沾沾於愁悶。



## 葡萄

## 東方待白



一天早晨，我在古老的北京城坐電車，從某一地方到某一地方。詳細的情形，我已經忘記，我只記得電車是經過東西長安街的。其時是六月，是馬櫻花盛開的時候，電車二旁的花樹，都開得如火如荼，濃綠中夾着緋紅的花英，在晨風中搖曳，朝暾裏晶爽。車向前行着，兩旁的花樹便向後跑，我彷彿坐在紅雲裏飛。在花樹底背後，便是東方古典式的建築：綠瓦紅牆，華表石獸，和橫亘在道中的金碧輝煌的牌樓，真是說不出的莊嚴與華麗。我

正沈醉在如夢如畫的美景裏，忽然發現在我的身旁，坐着一對青年男女。

這兩人是什麼時候來的呢？我未嘗注意。男子的年齡够二十五歲上下，女的或許較男子大一點。男子的頭髮很長，面孔清癯。然而疏眉明眸，卻是一位很有精力的青年。女子底臉龐爲男子的頭部所遮，並且兩人正在談話之際，兩個頭幾乎碰在一起，又加上車體的動搖，我始終沒有看清楚那女人的臉。他們儘是狠親



切地說着，笑着，從表情上看來，不是新知，便是舊好。只是他傾談了些什麼，因為不干我事，又加上車輪札札，人語囁囁，我也未十分留意。我僅僅看見那女人的嘴，不住地在動，活潑地而且有力量地在動，像一朵小花，不，像一顆圓熟的葡萄！

用什麼方法去形容那女人的嘴呢？因為我只看見她底嘴啊！

在數千里外的庭園之中，種着好幾架葡萄。有一棵是白葡萄，其餘全是紫的。記得在我兒時，這幾架葡萄便是我憩遊的所在。五月的陽光帶來如酥的細雨，把葡萄葉催得嫩綠肥大，細小的黃花散出清幽的微香，枝頭的嫩鬚如有知覺地向各處爬。每當枝葉扶疏，綠蔭滿地的時候，我便常同母親在架下乘涼，在架下午睡，用餐或是講故事。有時陡然掀起一陣風，跟着一道光，一聲雷，一片急雨，你可以躲在葡萄架下聽雨打葡萄的蕭蕭之音，雖然不及雨打蕉葉的清脆響亮，然而在故鄉中已可說是無上的天籟了。

葡萄底果實——那紫色的珠子是我如何渴望的東西啊。從六歲起，我幾乎天天早晨一個人偷偷地爬過短籬仰視架上纍纍的果實，是否放了紫色。我發現一枝葡萄金紫了的時候，像發現了一條真理，一顆星，一件希世的珍寶，說不出我心中的跳躍。紫色的葡萄是酒，是戀愛，是圓潤的海珠，是晶瑩的瑪瑙。在綠蔭中，在陽光下，被一陣奔放的風吹動，它又像女人的嘴為愛情所激動一樣。在我身旁跳動的那紫色的影子，不也是顆葡萄嗎？圓潤

而光明，是智慧與青春的象徵。陌生的青年朋友啊！願上帝祝福你！阿門  
——民國廿七年九月卅日夜追記——

### 國內唯一之旅行刊物

# 旅行雜誌

民國十六年六月創刊  
每月出一冊  
實售國幣三角

本誌自發行以來，十有二載，專登關於旅行方面之著述，如各地山川形勢名勝古蹟風俗人情，與夫沿途食宿舟車行程等等，文字與圖畫並重，內容充實，印刷精美，夙為各界讚譽，預定全年十二冊國幣三元外加郵資本埠二角四分外埠三角六分國外三元六角。

上海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華南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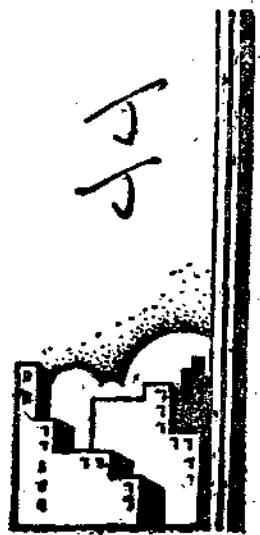
經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 牢獄中出入

(續)



(十三)

坐在火車上，默默的，我不知道我將被他們怎樣安排；車輪的轉動聲，有節奏的，使我沉入了玄思的深淵。

在沉思裏，時間很容易的過去，過一次站，我腦海裏起了一次波動，因為那裏又有好幾個陌生的人會得驚奇地注視我。

手帶着雪亮的美國製造的新式手鐐，兩旁有彪形大漢監視着，一個衣服穿得不倫不類的青年，——因為畢竟還是晚春的天氣，雖然中午熱得有些像炎夏，但一過中午後漸漸地陰涼了，所以穿得單薄的我，顯出了有些冷意，而由一位麻面漢子很客氣的把他的夾袍借給我穿了，他身子比我更短些，我是穿的西裝，加上他的一襲

夾袍，顯然有些不倫不類了。怎不會引起他們驚奇地注視呢？強盜嗎？看來不够本領；小偷吧？用不到大模大樣的押解。因此，他們都會得驚奇地注視，注視以後接着竊竊地私談。

漸漸地，他們也許看我不是一个如何強橫的暴徒，不時和我談話了。我呢？我也很願意和他們談話，因為可以從談話裏探聽他們對我的態度。

——我們實在不是有意和你為難，因為受了差使，也是沒法的事。麻面漢子說。

——哦！

——我們知道的人很多，而且曾經見過的也有，但是我們並不捉他們。

——這是你們的好意。

——是的，我們大家無冤無仇，用不

着陷害別人，不過有了公事，便比較討厭了。

——你們奉守公事，也是應該的。我奉承了他們一句。

——像你的事，從前他們雖然有通緝令，但我們也不問；今次他們特別下了令，我們才不得不來找你，真是為難。

——我不會怪你們的。

——葉先生！我實在也是沒法，不得不來。那個面熟的人插口說。

他是N中學的校役，我記起了，怪不得他的臉上一直有着為難的表情，所以當我和麻面漢子談話的時候，他聽着，趁機會，他也表白他的不得已。是的，我知道，一般的人，對C黨的人有着一種神祕的觀念，以為黨羽多，行動快，並不是隨便

## 茶餘偶憶

查·狂·濟

### 陳德徵父子

滬人苟不甚健忘，當能憶及黨治全盛時代上海之第一紅人陳德徵氏。德徵每見故舊，必指余爲二十年來之老友，此語非誣，余與德徵之相識固在「五四」學生運動之際。時二人皆弱冠，恃才傲物，意氣甚投，暇各以文字發表於民國日報之覺悟欄，同爲邵仲輝葉小鳳二氏所知愛。迨國共分家，思想左右歧，余名附徐謙鄧演達後爲中央所通緝，德徵則以半部三民主義搖身而爲黨官。余亡命歸，寓滬上以政見不合，未嘗與德徵相往還，德徵則不忘故舊，招余出任法政大學附中教職，余固拒之，德徵信使數返，且誓以人格擔保爲余向各方解釋，余感其誠，遂應之。嗣附中改建國，余久而安之，凡七八載，自建國創始至停閉，皆親閱其境。於是而益知德徵之所以爲德徵者。德徵小有才，而不能潔身自守，愛錢而吝，好色而泛，此其大病也。蔣委員長任總司令時，德徵方以上海市教育局長，赫赫於一隅，爲忌者中傷，繫於首都。余嘗至金陵，探之於禁室，間以朋友責善之誼，婉辭規其往日之所措置，德徵心頗爲之動，立意必埋頭讀書，將以著述終餘年，逮出獄而故態復萌矣。德徵多室故多男，其長子沐君曰雪兒者，長婦徐阿梅所出也。沐君沉默寡言，能刻苦攻學問，性情志尙悉與乃父異。與沐君同產者曰婉君，女子也。德徵愛女而憎男，輒以細故痛苦沐君。然頗信此子長

好惹的，如果惹着了，往往會很快地意外的被報復，所以有些畏懼。他們的對我表白，可見他們也有着這樣心理。

—— 噫。

—— 史先生我見過，楊先生我也見過

……

—— 他們沒有被捕嗎？

—— 不，他們都祕密地回到N縣，我見過他們，但沒有人捉他們。

—— 他們現在還在N縣嗎？

—— 不，他們沒有久住便出門去的。

—— 你先生的事，是他們一定要我同來，……

—— 沒有關係，我明白，我不會誤會的。

—— 實在也不是要緊的事。麻面漢又插口說。葉先生到了縣裏，說明了，也是沒事的。

接着，麻面漢舉出了幾個人作例子，我現在已經記不起那些伙伴的名字了。他說某某到縣裏不久便開釋了，某某解到南

必成大器，欲得其人而師事之，未遇也，適余有西河之戚，德徵遂邀故舊設筵席，命沐君拜余爲義父，其意欲以沐君爲余嗣也。余自笑無遺產以貽此子，客有爲之解曰：「德徵之自爲謀，則以金錢爲產業，其爲長子謀則以學術爲產業，先生之學，德徵父子所覬覦爲莫富之遺產也。」一座稱善。德徵聞余學佛，則以新購大藏經走相告，且自謂每日必誦金剛般若經一卷，人或笑之。然余以爲放下屠刀正在此輩，果能發心，豈難成佛？所可惜者，人謂德徵近且有他謀，其言如是，其行如彼，終不免爲昔日之德徵而已。沐君年來肄業南方中學，幾與乃父絕，而力學益堅，所編世風雜誌亦尙有可觀，嘗來見余數次，意頗依依。聞其思想頗前進，有謂其將計議作西北之遊者，余未之信也。昨忽以書致余，開緘讀之，則寥寥數語：

「爸！

我離開上海了！不過請你不必擔心！爲的是，我很安定！再會吧！

爸！祝

健康！

沐兒草」

沐兒：沐兒！余實不能忘汝，德徵愧爲汝父矣！余將誦論語「犂牛之子」一章以待汝之成功。

京去不久也使開釋回來了；就像某某，他便出來了。他說出這許多事情，我知道這的本領很大，他們去捉他時，他竟跳窗逃走，用意是在安慰我。

走，碰着他們幾個弟兄，和他打起來，被——還要請你們從旁幫忙哩！我繼續他打傷了兩人，但他們人多，終於被他們着他的話後表示看得起他們的說。捉住了，後來捉到縣裏，解到南京也不久，那個隊長也者，年紀已經約摸六十歲

了，表面看來也不怎樣的兇暴，他有時也和我談談。從他們的談話裏，我探得了許多N縣那次事件後到現在的情形。

將近傍晚，過蘇州站，他們想必餓了，買了許多在站上叫賣的食品，他們很客氣的也請我吃，我肚子也有些餓，略略款遜了一下，便不客氣吃了；於是，又到一個站時，我告訴他們身邊有錢，也請他們吃些東西，但他們不要，他們說，他們出來是有公費的。而就在這互讓的客氣裏，我和他們之間的情誼似乎更增厚了一層。

那位麻皮漢，看來還老實，我有所問，他總是很爽快的答復我。後來，我不客氣的問他那老頭兒在N縣擔任什麼隊長，他便告訴我，他是當偵緝隊長，在N縣幹的年數已經多了。他更告訴我，那老頭兒的心地很好，他們的工作是危險的工作，捉強盜土匪，時常有生命的危險的，但槍彈有眼睛，他們並沒有不好的存心，所以迄今從沒受到過；而且，老頭兒到去年才得子，因爲老來得子，格外歡喜，並爲子



孫造福起見，對待一般人都很好，能幫忙處，無不盡量幫忙，某某被捕後，是他在縣長面前說了好話才釋放的，某某被捕後，也是他幫忙的。我聽了他的一套話，當然點頭稱是，而且還順便阿承他幾句，最後還說也請他們盡量幫忙。

其實，凡是當偵緝隊這一類工作的人，都是當局的走狗，他們自己往往是流氓強盜出身，他們會的獻媚賣功，他們做的欺壓平民，他們愛的黃金白銀，他們有什麼良心，他們會幫人的忙嗎？會的，但首先要大洋鋪到手，否則休想請他們幫忙。所以他們的幫忙，只是一種代價的義務而已。然而，我在這環境裏，當然不便揭發他們的黑幕，只能順着他們勢，說幾句「應付環境」的話，以便予我自己方便。

雖然，我和他們的談話後來漸漸的多，但是我還不時獨自出神，因為我得打算如何可以減少不幸而脫出他們的魔手。車到無錫時，天已經很黑了。我們下車，我在他們的圍護中走着，幸得天黑的

緣故，雖是人這麼擠，但人們都沒有注意到我這個帶着手銬的囚犯，我們得安然的走着。

#### (十四)

無錫是一個相當發達的內地商埠，特別是工廠很不少，所以市面很繁榮，馬路雖然不及上海的光滑，但也很寬闊，電燈照耀得也很亮，尤其是大的商店與大的旅館，電燈的光明，簡直和上海差不多。

走到一家旅館的門口，他們擁着我進去，大約他們經過無錫總是住在那家旅館裏的，茶房都認得他們，而且，茶房們想必都知道他們幹的行當的，帶手銬的囚犯一定見得不少，所以對於我的進去，並不驚奇，只輕淡的一瞥而已。

開了一個兩張鋪位的房間，我們坐下來，茶房去倒茶，打臉水，他們表示相當信任我，也表示好感起見，把我的手銬除去了，使我可以自由些。

晚飯，那老頭兒叫了好多個菜，管他

媽的，我也不客氣的和他們一同吃了一個飽。晚飯後，時間還早，還不到睡眠的時間，老頭兒有事出去了，我們大家坐着閒談，因為他們說我的案子，是由省政府通緝的，說不定須要解到南京方可解決，我便告訴他們，我有朋友和省政府好幾個委員都很熟悉的，如果到了南京，一定可以昭雪，於是，他們說，我一定會得解到南京可以馬上開釋的；而且，在他們的言詞之間，似乎以為我的朋友和省政府委員熟悉的緣故而對我更外客氣了一些。這時我很快的想到，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發出幾封快信，去找朋友設法幫忙，因為我沒有冤家，國民黨中級幹部的人物，也相識幾個，於是我要求他們允許我寫兩封快信，今夜趕緊發出去，一個漢子便出去請示那老頭兒，他回來說，本來這是不應許的，但他們相信我也不是壞人，所以特為應許我寫。而我呢？也識相得很，我告訴他們，當我的信寫好後，可以先給他們看過，後再發出去。

我決定寫兩封快信，一封寄到S市特別市黨部的某某兩委員，請他們爲我證明我是「忠實同志」；一封寄到南京的某君，

請他立即爲我設法，能由政府方面立即拍通電報到N縣，叫N縣長把我即解南京，因爲我想，如果在N縣，也許N縣吃過虧的士劣們，會乘機報復的，如果解到了南京，那般士劣們，決不敢趕到南京去和我爲難，所以我想能得到省政府的電報，縣政府方面便不敢把我延押下去了。

寫完信，我給他們看，那個前N中學的校役便爲我拿出去付郵。

閒談中，他們告訴了我許多N縣牢獄中的內幕，像錶戒指不能帶進去，錢也不能帶進去，帶子也不能帶進去，就是袴帶必須解下，連皮鞋上的鞋帶也得解下，以及新到的犯人應請老犯人的客，請客的慣例是第一天早晨的點心和香烟之類，否則他們會用種種方法虐待，於是我一切托麻面漢幫忙，錶，戒指，錢都存放在他那裏，應該請客的東西請他代辦，並且請他到

裏面老犯人那裏去打一下招呼；麻面漢也滿口答應爲我幫忙。

在我們談話的時候，老頭兒又進來了，他和顏悅色的，我也很客氣的要求他多多幫忙，尤其是在縣長面前，多多爲我說好話，我說將來出來後，一定去拜望他們答謝他們；他却說那不必提起，他向來是喜歡幫人家忙的，他答應一定盡他的力。

兩個舖，一共五個人，勢必很擠，所以老頭兒決定另外去住，而我們四個人分佔兩個舖，麻皮漢和我兩個人一床，另外兩個人睡一床。但到睡時，他們畢竟不放心我，恐怕我乘他們熟睡時逃走，於是又要我銬起來，而且，這手銬是不叫我一個人帶，把我的一隻右手和麻面漢的左手銬在一起，以便我如果有什麼不安的動作時，麻皮漢一定會得驚醒。其實，我那裏會逃走，我又何必逃走，但這話說給他們聽是無效的，所以我也不去計較；我雖吃苦，他們也有一個人陪着我吃苦，我更不必計較。

睡下去，我想快些入夢，可以減却一切的不舒服，然而，我那裏睡得着，繁亂的思想，洶湧上我的腦海，我料想我的快信不知有否效力？我料想到N縣去將受若何的痛苦？想這，想那，我睡不着，我時常要翻身，然而翻身是不自由的；翻身不自由，越想翻身；越不便翻身，越感不自耐着，胡亂的想着，想着，聽聽他們都甜甜然入睡了，鼾聲在呼應，但我總是睡不着。自己不願想，但思緒偏偏那麼多，多得漸漸地模糊了，精神的疲乏，使我不知是在思想？不知是在做夢？不知在什麼時候入了睡。

(待續)

## 詩 鐘

憚秋潭

烏夜啼「鼎峙格」

招人夜月虹橋路  
啼雨秋蛩烏栢村  
夜雨夔巫啼杜宇  
夕陽門巷澹烏衣

# 秋興八首用杜韻

周敦安

去歲霜風憶滿林。詩情戰迹兩蕭森。一年容易秋重到。三伏經過日轉陰。水火萬方傷國脈。山河兩戒測天心。迭更寒暑兵猶烈。魚肉從何避斧砧。

日薄崦嵫落影斜。貪憚仍欲禍中華。北強恥卸揮春甲。西進爭浮漢水槎。武穴江深沉鐵鎖。潯陽月冷滿蘆笳。樓前黃鶴知光復。碧血逢秋更作花。

澄清有象對秋暉。地大猶疑道力微。不為心離生內鬨。早看羽滿獲高飛。創深漸覺民情奮。師老真教敵願違。出國遠征聞雁唳。歸期應恨食言肥。

眼中戰局剩殘棋。百萬災黎更可悲。淪陷已延江海域。覆亡非比宋明時。連鷄勢力憑多肋。老馬風霜耐久馳。西指斗杓秋報爽。一年回溯動人思。

潛驅艦隊襲金山。耀武京杭國道間。天目自橫難作障。秣陵雖險不成關。勝區何日堪投足。留守當時祇汗顏。想像遷都朋舊散。昔年宦海忝隨班。

青齊暫得賊臣頭。國有常刑政肅秋。決勝台莊軍令重。長驅汴邑

世人愁。翻教跋扈成功狗。那復閒情比野鷗。事急恰來天上水。黃河巨浸沒中州。皖南皖北建殊功。最後淪亡惜皖中。趨贛已瀕六月暮。溯江又借一帆風。馬驚擊破軍容墨。淮水紛爭戰血紅。無限摧殘收不得。問誰敢作信天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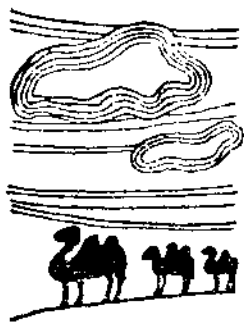
申江久客節逶迤。竹報平安樂舊陂。事變訊先聞鎖港。風狂巢豈有寧枝。親朋避地驚相見。婦孺離家任自移。齊說捷音秋後到。笑憑佛力手雙垂。民國二十七年初秋

## 文藝新潮一卷一號 要目

發刊詞	編者林之
用工作來紀念魯迅先生	林之
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	王任
【論中國的本刻】	魯迅
【給一個敬愛的友人】	巴金
論文藝大衆化問題	苗力
我對於“文藝大衆化”的意見	吉浮
文藝大衆化雜談	陳子
救國捐[漫畫]	豐欽
一個桃子[小說]	許文
【農人生活是這樣簡單的】[譯自本年五月號 Readers Digest]	顧均正
【正在開始的馬亞珂夫斯基時代】[蘇聯阿謝葉夫作]	金人
秋燈[詩]	孫毓
八月八日	靳以
故鄉,我懷念着你!	朱雲
蛋炒飯	索非
浙皖叢山中流亡的一羣	宇文
【後死者】[中篇連載]	羅洪
讓更大的困難到來罷[陝北通訊]	米田

主編者 字文節 總經售 萬葉書店 上海海寧路 林之材 咸寧里11號 零售每册一角二分, 預定半年六册七角, 全年十二册一元三角, 郵費免收。香港澳門檳榔港幣。





## 過程

心家



那個「麒麟派」喉嚨的瘦子買票，這會下了個絕大的決心，屏着氣，把手貼在帆布的破錢袋上，開始從男人的腋下，女人的背後，胖子的胸前，老頭子的腰邊，不瘦不胖……突圍出來，望車門邊掙扎着。嗚嗚嗚嗚，歇斯里的車身子，似乎喝醉了酒，又像鯉魚翻身似地瘋狂地搖擺，搖擺，塞滿在這裏一肚子的人們，都把手竭力支撐着皮圈子，晃，晃，晃，但是無濟於事，一會兒東搖，一會兒西擺，一會兒幾個人對撞。他迷迷糊糊地推着，擠着，鼻子裏癢癢地，手也抽不過空來把它捏上一捏。他茫茫地莫明其妙的打了個噴嚏，接着咳咳嗽嗽——媽的，肩胛老是這樣沉重，光景成了那個毛病。他咳咳嗽嗽地精神爽了一些，卻是車子愈加顛簸起來，他活像一個緊縛在一根藤上的小老鼠，不尷不尬地又是飄搖又是扎緊……活該，活該，咳咳嗽……

站頭要到了他得去候在車門旁，可是乘客老是不肯讓開一條路來，使他氣吼吼地難過，開車老山東在活見鬼，要這樣撒野，後面可是殺來了？這個速率非撞死人不可，他媽媽的！他，他，……

他頭腦昏昏沈沈地祇好縮在這個橫檔旁，卻又眯着眼兒向窗子外瞧着，天氣不大清楚，顛顛簸簸地，這會他又下意識地調整了「天賦」的嗓子，使聲音「明朗化」起來；他咕囉，呼，把一股丹田裏的氣從下而上地提起。可是他耳朵裏忽然噹噹地鳴了一下，突的，他身不由主地給什麼東西推撲到窗口去，不得了！這個去勢太猛，他非要跌出窗子以外去不可，……Don't！哎唷，撞在玻璃上，腦袋要「開了堂」啦！

「嘩嘩嘩！」

「叭叭叭，這個開車的，真他媽的！」

「要跌死人了！」

車子突的一下煞住了之後，幾排乘客活像揮蕩着的臘腸一齊向前而跌，樣子非常整齊，非常規律，空氣這末肅靜了一下，大家又約束了自己的心神，才恢復「本能」，立刻又騷動，喧嘩起來。他們在嘆着氣，皺着眉，倒霉得很，強的開口就罵！

「哎唷！」一個像「泰山」裏的大象般的洋婆子在一個角落裏大聲喊了起來；大家不由地轉過頭來望着她：圓筒的粗身子在發顫

着，在微微動着，她額上遮上五個肥大的指頭，把臉孔也掩沒了，緊緊地按着，粗身子又接着搖擺起來：「oh！oh！er！er！」

大家覺得輕鬆了一下，跟着又騾動着：頭給打破了？

這會，洋婆子又放下了手：額角上隆起了一塊「新大陸」，旁邊加上五個蒼白的指印。

「沒有事。」

這賣票才會意地笑了，他摸一摸頭，不痛，光景那個「Dot」定是從洋婆子的額上響出來的，這是「空谷傳音」呀……

「開門！開門！賣票幹嗎僵住了？」

「開門！」

他才又努力地擠了過去，擠，擠，手真太短，門縫雖是挺新式的，可是拉不着，他橫了肩膀，縮起頭頸來，挨着「賣票，賣票」地的罵，要他們讓開以後，才「豁」的一聲把鉛皮一般的鑰子撥過來。兩扇門剛剛瀉了過去，他人卻身不由己地給他們推了去，乘勢一衝而下，幾乎跌倒在地上。

「咳，咳，殺來了？門自己不會開卻又這般心急？……」賣票定了一定神，轉過了身子望着上面的車門口不斷地吐下了紅的，黑的，白的，灰色的動物。

居然這末一大堆人擠出了狹小的車門口，他才鬆了口氣停了一停，跳上了車。

他趕緊想要關門，壓着喉嚨想喊「下一部」；他卻一眼瞥着車

身裏這樣空了許多，便不由地招呼要上來的：「快點！快點！」

後面第四個——女學生卻很敏捷，只要這們兩縱，便躍上了車子，她笑嘻嘻地揮了揮手中的彩色的小傘。

這時候，黯薄的陽光卻又甦醒了過來，偷偷從車窗上射入；車子裏突然亮上一亮，夠刺激的一團紅的照耀在各人的眼睛裏；坐在那邊的穿上工服的亂頭髮的「機器匠」，閉了閉眼睛，立即又看了過去。

她依然是笑嘻嘻地，卻又把傘挾在腋下，西式紅馬甲緊扣着身子，頭上梳着兩個「對稱」的小辮子，辮子的尖端又拖上這末大的粉紅色的綢花帶，揮呀揮地，飄呀飄地把靈活的頭扭上幾扭，她瞧着車上沒有空位子，這又才懶懶地把手舉了起來想去拉住搖擺着的皮圈子。她收回了剛才的笑臉，撅起了嘴——皺了皺畫着的有上三英寸總共六英寸的眉毛：討厭來！

她剛仰了仰身子，車身卻又抖上一抖，她卻跟着這末跌了一下，又飄呀飄地跌呀跌地，撞了過去，很快地落到那邊去，那亂頭髮的機器匠慌忙讓了一讓，總算撞了一個空。這回她吃驚不小，臉孔是紅紅地，兩團渲染着的「康健色」的「領域」以外，又漲上一臉的紅。

車子裏的人都有閑地望着她瞧，她底臉更紅了，可是她卻又怕難為情地強裝着不紅。她又緊了緊挾着的傘，又理了理她手中的香袋式的書包，才又想去握皮圈子。這時她忽然又把三英寸與

三英寸的眉毛對碰了一下，望着那個帶眼鏡的禿頂老頭兒：

「喂，僚移一移過起！」

那老頭兒似乎給紅馬甲駭呆了，不停地骨溜着兩個眼珠，他忽然聽着了就趕緊望那右邊擠緊，本來是太緊，他便拚着命更擠緊，還好，右邊那個人沒有抗議，總算在左邊讓開一點點的地位，他這才搖了一搖頭。

旁邊的「機器匠」也搖了一搖頭，頭上茅柴堆便越發蓬鬆着成爲「飛機式」；他把手裏的華美報想攤開了，可是現在他底地盤卻再也狹小不過，兩隻手不能展開報紙。他現了不高興的臉孔看了看旁邊那個紅馬甲姑娘，那姑娘微點着頭卻又在哼着什麼外國歌兒。她在哼呀哼地唱着，一會兒，忽然她底嘴不動了，一下子又趕緊用手帕塞着鼻子，做出不耐煩的樣子，彷彿又遇到了十惡不赦的事件，使她再也不能表示着更大的厭惡了。她努力要打出一個噴嚏來，可是沒有得到成功，她失望地厭惡着，厭惡着，把手帕更塞得緊，那傘子卻不由地拍的落在腳前。現在她彷彿有些爲難，一隻手早已拿了書包，另外一隻手卻擔任着「空氣隔離」的任務。她有點爲難，但寧可把掩着鼻子的手帕更按得緊一些，她本能地感到隔座的「芳隣」身上正在散布出一種最難忍受的氣味來，又像臭，又像腥氣。她猛的打上一個噁心，忽然又恍然大悟，這是鐵氣味，討厭來，討厭來，她把尖鞋跟輕輕地壓在傘柄上，不耐煩地瞧瞧四周有沒有「救駕」的人。

耐煩地瞧瞧四周有沒有「救駕」的人。

車子彷彿又在轉着灣，人們的軀體又震動了一下，頭一齊向橫歪，非常整齊，非常規律，一，二，三，可又撐了起來。接着

許多屁股都彈了起來，又彈了下去，一起一落跳着，跳着，符合着「喇喇喇」的節拍。他們好些在呆呆地望着奶油色的車頂，似乎一幕又一幕似地……她很失望，沒有「救駕」？可惡！她終於在開始練習着「停止呼吸法」，把手帕放開一些，還好！臭氣沒有一衝而入。說時遲，那時快，她搶了下去，突的捏着了傘柄，晃了一晃，馬上仰起了身子，手法「乾淨」「明快」；她這才又似笑非笑地挺了挺胸，來一個「深呼吸……」，但「吸」的時候可又透過了香水手帕。這會，她破例回轉頭來望一望：「長毛」頭髮！醜醜來！哎唷，這個人底衣裳多末不乾淨呀，滑膩膩的，藍的要染成黑的了，臭是臭得……喔唷，當心糟了自己底法蘭絨紅馬甲，於是開始「動員」向右移動，那老頭兒突然「領土」更縮小一些，縮成一團，他枯澀的眼珠望了望那姑娘底長長的耳鬢腳，他沒有出聲……

她再向右邊移，馬上用手帕拭了拭她底新法蘭絨馬甲，忍不住再望望旁邊的「機器匠」。

那機器匠摺了報，沈悶了聲音，在念着一節什麼的「論持久戰」，亂七八糟，長長的一大篇。他又在微點着頭，骯髒的闊嘴巴輕輕地張闔着，發出一種像金魚嘆氣的聲音……

(待續)





## 幻眼國

不·老·

當初唐敖，多九公，林之洋，漫游海外，船踪所至，還曾到過一個幻眼國。後來李汝珍作鏡花緣，覺得幻眼國人，太嫌不近人情，就沒有寫他們進去。我從唐多林三家子孫那裏，略為聽見了該國的一些情形，爲了好奇起見，略略寫些在這裏，以備他年有大才的人，將此作爲藍本，補入鏡花緣中去，以成完璧。

據說：幻眼國在兩面國的後面，和奇肱國相近。他們這裏的人，雖然也是生着兩隻眼睛，看起人，事，物來，卻和別國不同，另有一種看法，所以人們便稱他們爲幻眼國。我不妨將他們看反的人，事，物，略舉若干在下，以見一斑：

他們以爲低眉垂眼，滿面和氣的人，最爲兇惡；兩眉倒豎，雙目圓睜，殺氣騰

騰的人，最爲慈善。他們看見婦人孺子，就當作深仇大敵，盡力殺害；看見武裝男子，就認爲和平天使，降福的菩薩，向他跪拜不迭。他們以白種人爲黃種人，黃種人爲黑種人；長子當矮子，矮子當長子。……

他們以雞雛爲鷲鳥，見一隻殺一隻；房屋爲爐灶，見一座燒一座；船隻爲水上的怪物，見一條弄沈一條；毒藥爲補品，勉強別人吃；米麥爲毒藥，不許別人吃；兵器爲和人談親善的要物；膏藥比衣服還要緊，要大家貼在身上；……

因此，他們打你，便說和你要好，看得起你；殺你，是成全你，使你早早升天；明明是一塊整個的鋼鐵，他們咬定是一盤散沙；明明大家都是人養的，他們總以

爲你不是人養的；他們搶了東西總說是別人送給他們的；偷了東西總說是路上拾着的；……

總之，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差不多一概和普通兩樣，普通人無論如何和他們說不明白。大家沒有辦法，只好聽由他們去胡作妄爲，只爲他們題作幻眼國，以便留心他們。無論是那一國人，一聽是幻眼國人，沒有一個不搖頭，連忙避開他們的。

本來鏡花緣只有一百回，李汝珍自己說，「僅得其事之半，」還不成其爲「鏡中全影」，如果有人將這幻眼國補了進去，鋪陳開來，一定大有可觀罷。英國威爾斯善寫這流小說，可以稱爲「今之李汝珍」，我想要去請教他。

### 寶相寺

冷羽

佛有大法力。如是我聞之。我有母與弟。分離天一涯。憂危牽夢寐。薪水苦支持。願借佛法力。時平返故棲。



## 鎖了的箱子 (續)

藍沁譯

，可是，又是親戚，我還得對他盡禮。費蒂，我真想你該替我想。可是，看你從來不想別人只顧你自己，你們女人老是這樣的。

費：他不會多耽擱的，阿德。

陶：我跟你說，費蒂，要是他值得敬重，可以在這兒過夜，早飯前走；要是他是一個倒亂的傢伙，或是有麻煩事，我不能讓他挨近這地方，我自己就要告發他。

費：你不能，阿德，我已經請他進來，我不能收回我的話，我已經答應留他了。

陶：留他？

費：你要知道，他是在困難中。

陶：什麼困難？還有，他是誰？

費：表哥索樂夫。

陶：索樂夫？他作了什麼事？他本來就是個懶惰的壞蛋。

費：他不是。

陶：他是，別反對我。他作了什麼事？

費：那是——那是——那是一個猛烈的打架，阿德。

費：呵，這時沒功夫胡說了，這不是親親

的事。不，你不能站在這兒，放開我的

手，不然我就要捶你耳朵了。現在，我

給你關在羊欄裏，快點，乘我丈夫沒回

。(向旁門走去)

索：我只要瞞住應吉德，親愛的，老嚇特

會給我找船的。

費：先瞞住應吉德，我的朋友，船事以後

再說。跟我來。(出)(對面門開，陶入)

陶：費蒂！費蒂！晚飯還沒做好？這回該

不那麼倒運吧。那女人想些什麼呢？費

蒂，喂，我頭痛不該還要氣死。可是，

還得要我等晚飯。費蒂！費蒂！喂！

費：什麼事？阿德？

陶：什麼事？晚飯，晚飯在那兒？到底爲

什麼晚飯還不做好？

費：剛有個人來找我，阿德，一個客人。

陶：一個客人？噫，誰請他來的？

費：沒人請他，他是我的親戚。

陶：那麼，他是一個男的，我要跟他受多

少氣呢？

費：我想叫他多待一會，要是你不生氣，

阿德。

陶：你知道我要生氣的，你跟我知道得一

樣清楚，我不留外人在這裏的。他們把

這裏當作客店了，只是他們用不着付什

麼錢。我不能由牠去，爲頭痛弄得半瘋

，已經夠了，可是我還得留一個外人在

這兒。可是，看，老是這樣的。那人是

誰？他值得敬重麼？

費：他是我的親戚，我先告訴你過。

陶：親戚？如果是一個外人，我還不在乎

# 嚶鳴小記

趙景深

## 記夏丏尊

學術的價值該以大多數人的需要為判斷吧？我近六年來專研中國的小說和戲曲，子同和高誼都說是鑽牛角尖，這話真是不錯的。像巧尊，聖陶那樣，除創作外，就專門致力於文法和作文法，給了中學生作文和閱讀時許多便利，可說是一種切近實際的工作。夏氏所著，如文章作法，如國文百八課的文法部分，如文心的一部分，都顯出他的效力所在。今後我雖對於舊情仍戀戀不忘，却要跟隨夏葉之後，盡心盡力地追逐我的新歡了。

使我難忘的是一個漆黑的夜晚：希同送我到車站，我發見一個羅漢尊者一般的人早已站在那裏了，旁邊還站着一位江南的漂亮青年，原來這就是夏丏尊和顧均正；我們三個人是約定一同到南京教育部去參加小學國語課程標準的修訂的。沿途便這樣地講論着文法和作文法，一直講到車子到達南京，兩旁的草樹田畝以及遠山城堞逐漸由模糊黑暗而變成清楚明晰。歸途也是這樣，我和夏顧相對而坐，窗外的火星從車頭吹來，我們的談話也送出一粒粒的火星，雖然這火星是微弱的，似乎已經想接近那被憧憬着的光明。

讓這個印象永遠留在我的腦子裏吧，讓我在此宣誓：我不想常在雲端裏做超人的神，我要做一個平常人，與大眾生活在一起。

陶：一個猛烈的打架？你——是——不

——是——說——

費：在海邊。

陶：不，不，不是嚇爾吧？

費：是的，他把嚇爾殺死了。

陶：應吉德的弟弟？

費：應吉德的弟弟。

陶：你還做了那麼個傻子請他進來，請殺

嚇爾的人進來，殺應吉德弟弟的人！

費：那是個拚命的打架呵，柯德。

陶：那——是——個——拚命的打架，拚

命——的——打架，應吉德的弟弟，拚

命的打架。

費：他們使劍打的。

陶：在我屋裏？在這兒？殺應吉德弟弟的

？你還讓他進來？他在那兒？

費：暫時在屋後羊欄裏，那是個好地方，

他們不會搜到羊那兒去的。

陶：我的頭真像磨城的七個磨子了。在我

屋裏，呵，我的頭！呵，倒運的人，我

要為那死了。我頭痛又累着，跑出去還

不够，還要應吉德來找我。他會把這房子燒掉的，他會的，我知道應吉德的，他會燒掉這房子，他一定會察出來的。就是他不燒這房子，他也會罰我一筆血錢，他會罰我一羣羊走的。我要被氣死，又沒吃飯，還不够，還得丟了我的羊，在我床上被人殺死。可是，看，事情老是這樣的。

費：你就不會那樣，可憐可憐倒連的索樂夫吧。

陶：可憐，讓倒連的索樂夫可憐我吧，我是要完了。應吉德會拖着我的頭髮，拖上拖下。他會使他那大拳頭打我的肋骨，他會的，他會的，我知道應吉德的。而你竟請一個殺人的進來。一個殺人的人，如果那是個殺平常人的我可以不管，可那又是殺應吉德的弟弟的。

費：我跟你說，那不是個謀殺案，索樂夫不是個殺人的人。好些事情他常像個女人似的。索樂夫不錯，我跟你說，那不是個謀殺案，那是個拚命的打架。

陶：應吉德也要這麼說，是的，他要說的，我要拿走你的羊，他要說的，還有那些牛，陶德，他要說的，那是個拚命的打架，他要說的，所以我要把你燒死在你的床上，我知道應吉德，呵，呵！

費：得了，我不願作一個亂叫的小孩。還有比燒死在我們床上更壞的事呢。來，做個好漢，阿德，人家會說你怕死的。

陶：呵，閉住你囉嗦的嘴，行個好，呵，呵。

費：一切會好好完結的，阿德，我給你拿點好飯來。

陶：一會你就要把我氣死，晚飯，應吉德的刀就是我的晚飯哪。閉住你囉嗦的嘴，讓我安靜的死。

費：看起來應吉德就要來了，他不是肯在路上等着的人，他老是像應似的來，應吉德就是這樣。

陶：呵，我怎麼辦呢？我怎麼辦呢？

費：怎麼辦？拿出個勇敢的臉來，不怕就沒有危險。盯住他的臉，叫他走出去。

陶：他也許來了。看看門口，費蒂，他來了沒有？

費：有人來。好些，十二個。

陶：呵，我不該死的，我不……

費：拿出點丈夫氣來，他們來得很快，一會就要到這兒了。是的，那是應吉德，那是他的紅外套，他在那些人前頭。拿出點丈夫氣來，喂，阿德，不要緊的。

陶：呵，呵！

費：你能比那羊欄更想得出好法子嗎？

陶：呵！

費：呵，爲什麼我沒有跟一個大丈夫結婚呢？你想他會找到擠滿羊的羊欄裏去？我敢說他不會。

陶：呵，索樂夫，不要緊。我是在想我自己，是我自己，呵！

費：我不知你害羞不害羞？

陶：我已經弄得這麼好了，明年我就可以買巴甫的田了。

費：想想可憐的索樂夫吧，男人。要是你這樣，應吉德真的馬上就看出來了。你

的命算什麼？我的命算什麼？要緊的是我們客人的命。

陶：一個懶骨頭的無賴，比我還好？就算他這時是皇帝……

費：阿德，鼓鼓你自己，索樂夫在羊欄裏是平安的，應吉德不能認出什麼，你的客人的性命就完全靠你的行動了，別那麼垂頭喪氣像個失魂的孤老似的。挺起胸來。好點了。他們來了。(敲門聲)

陶：我快死了。

費：呵，我能够擔保，爲索樂夫的緣故，振起你自己來。(敲門聲)請進，阿德去開門。

陶：我不能，你怎麼讓我去開門呢？(敲門聲)

費：阿德，去呀，去開門，男人。

陶：費蒂，你不在乎，你去開，你的神經不像我的。

費：快點，阿德，是該男主人去開的。

聲：開門，爲着國法的名義，開門。

費：那麼，我一定得去開了。(去開門)請

進，請進。(應和兵士們入)

應：天保佑這兒。多謝你，費蒂。

費：應大人，今晚我的丈夫不怎麼舒服。應：這麼說，我很抱歉。什麼針刺起來了呢，陶德？

陶：呵！呵！

應：(注視二人)我想你們這兒很安靜，沒有打架，沒有賭錢，沒有憂愁——

費：我丈夫不舒服了，應大人，那是爲到集上去了的緣故。我看他回來的時候，本來要說話似的，而且他混身發冷像個死人，那是神經和腦子的關係。(停)應大人，你有什麼事呢？你要坐坐嗎？

要用點什麼東西呢？你是不大來的，真的，自從上年十月一直沒有見過你。

應：對，沒有。(到陶旁拍他肩)

陶：啲！什麼事，應吉德？別打我。應：我要跟你談談，我的朋友。

陶：談——談？呵，是的，是的，那個，是的，很好。

應：(對兵士們)出去，站在門口，我不叫

就別動。

兵：是，是，大人。(下)

費：你的弟兄要喝點什麼吧？你們是不是一路打羊島來吧？我們要替你做什麼呢，應大人？也許你願意讓我聽聽，我丈夫不大舒服。你可要別人幫幫你？告訴我

我吧，什麼事呢？

應：多謝你，費蒂，我要跟陶德談談，在這兒。

陶：我——我實在不舒服，應吉德，那是天氣的緣故，費蒂什麼事都可以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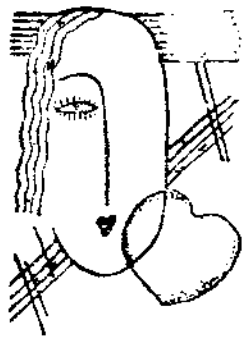
我的頭，我的頭不好！在潮濕天氣裏我的頭老叫我受苦。

應：我知道，我自己的頭也叫我受苦。不過我一定要跟你談談，也許你可以請你太太給我熱點啤酒？

費：那麼得讓我在這兒熱，廚房火滅了。應：很好；可是我怕聞熱麥酒的味，它常叫我發煩。(問陶)也許你可以請你太太去看看落日，很好看的落日，在外邊。

(待續)





## 時人小記

許國常



### 胡適與駐美大使

胡適博士已正式就任中國駐美大使了。我見了他在歐洲時所發表的談話，說是對於這新的任命，曾考慮八天之久，纔決定接受，又說這是他生活上一大轉變，不禁發生了一個很深的感想。

胡博士對於做官的興趣（我想「興趣」兩字比較妥善點），早就發生過了的，我想最早該推上十四五年吧？假使照他說現在再沒有批評政府的餘地了，各人應該一起使命來，口氣中好像他不能再在紙上空談政治了，所以纔出來做官的。以我所知道的，這話頗有點出入。

胡博士在他的自述（註一）裏說過，「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政治只是我的一種忍不住的新努力。」不過他那時的新努力是「談話」，而不是「活動」。「我們的政治主張」的發表，就是在這種新努力下的成績。這在民國十一年上半年，事隔不久，王寵惠內閣上臺，羅文幹先生也同時拋棄了北京大學教授，而擠到臺上去。胡博士當時是北京大學的教務長，和他們是同事，然

而博士卻沒有捲入當時的黑暗政治的漩渦裏去。不過他在那時與政府裏的人保持接觸，與舊同事輩有相當的往來。假使他在那時有一個適當的做官機會，有一個適當的機會使他實行他的實驗主義，我想他一定會放棄了「談」而幹的。

民國十二年的下半年，胡博士在杭州煙霞洞養病，那時他的新努力（政治），也懈怠下來，卻不料北京政府真的請他做官來了。經過相當時期的考慮，他決計回電拒絕。事隔十餘年，當我在北平時，曾聽見他說起這樁事過。他最得意的是他當時所擬的白話回電，電文為「幹不了，謝謝。」他認為白話擬電報最難，一要文字經濟，二要恰如其口聲，而上文最合這兩種條件云。

胡博士既不預備做官，所以新月雜誌上又「提起一股高興來作政論的文章」（註二），但不十分起勁，直到獨立評論創刊以後，又忍不住大「談」起來。但獨立評論出版到百餘期之後，社員中如翁詠寬丁在君蔣廷黻吳景超諸先生，又紛紛跑到南京來做官，丁在君先生沒有「入閣」就故世，而胡博士獨力支撐這獨立評論，不勝有「孤掌難鳴」的感慨，而這時的行政院又誠意延攬黨外人材，

真是一個最難得的做官機會，胡博士怎不心動呢？當時北平人士紛起猜測，大家以為沒有一個適合的頭寸來配胡博士，結果果然不出大家所料。

但從此大家對於胡博士的行動，特別的關心，尤其注意其所接觸的人物與所逗留的地方。那時我也是關切份子之一，深深地覺得胡博士在北京大學的缺課特別多，而在南京的逗留日子，竟佔每一次南下期間裏三分之二。

在這種醞釀的空氣裏，直到前年的年假裏纔揭開。那時駐美施大使辭職，繼任人選尚未發表，而這當口胡博士又適在南京。是否神經過敏，我可不得而知，北平一時盛傳「胡適繼任駐美大使」的消息。我在北京大學西齋的佈告板上，也會細讀過幾篇皇帝的「歡迎」大文章。鬧得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大家毫無疑問了，北京大學文學院也巴望着新院長人選的發表了。那知事實是大謬不然，這消息完全是謠言，已由「王正廷繼任」的消息來證實了。

事隔二年，卻證明這不完全是謠言，而是有相當的根據的。可惜在前年的上半年中，博士在北平的日子不多，而暑假中又因「廬山茗敘」匆匆去平，我簡直沒有一個空暇的機會來「一叩究竟」，這個悶葫蘆，不知到何時纔得打開！

胡博士的生活在未轉變以前，究竟不失為一個純粹的學者。他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這回他的出任大使，他的開始從政，

正是他所說「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我誠懇的希望他將來回國述職時，不要回過來「嘲笑自己道「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註三)

(註一)見胡適文存二集卷三頁九四。

(註二)引見全上頁九八。

(註三)引見全上頁二八二。

## 清百衲畫史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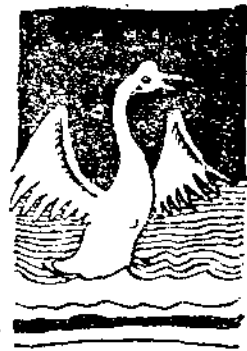
周積餘

### 虛谷僧小傳

虛谷。名虛白。以字行。晚號覺非庵主。俗姓朱。籍本新安。家於廣陵。粵匪亂時。以參將效力行間。偶有感悟。遂披緇入山。不禮佛號。惟以書畫自娛。山水花卉。蔬菜禽魚。落筆冷雋。谿徑別開。書法亦奇古絕俗。同時如任頤胡公壽輩。皆為心折。往來維揚蘇滬間。來滬時流連輒數月。求畫者雲集。畫倦即行。光緒丙申坐化於城西關廟。年七十有三。其徒獅林寺方丈恬齋自蘇來。扶柩回葬於光福之石壁。生平詩不多作。輒有奇句。仁和高齋公編次虛谷和尚詩錄一卷梓行。

海上墨林 譚藝環錄 古今  
檀聯彙刻小傳 補庵雜俎

按本期封面古畫，即虛谷僧之作品，現藏秋水軒主人處。



## 又是一條血痕

胡一德

我的愛——一新——

我預料你不肯聽我勸告的。

果然！

你苦楚，我也心酸；果然你鮮豔的臉蛋，三天不見了你，更加悽淡了！

我的愛啊！我本不願就來看你，因為料到你心裏不能就忘掉苦楚的；可是我吊起的心如何放得下？一見了你，果然免不了我心裏難過。我知道你在我面前，還竭力遏止着內心的悲傷，不願流露出來，但如何能瞞得過我呢？

親愛的一新！我不忍再拿不體諒的話來勉強安慰你了。人生能有幾個人得到真正的愛呢？你昨天對我說：「我祖父慈愛我，比你的父親愛你還要進一步。」我聽了幾乎湧出眼淚來。他老人家安息前的一刹那，必定還眼睜睜懷念着你呢！你現在固然不及安慰他最後的一分鐘了；可是要安慰他在天之靈，將來的機會還多着呢，所以我勸你還是勉強節制情感。

我的愛，昨晚回來到現在，我終不放心，你昨晚怎樣呢？我

害怕得很，昨晚夢見你靜悄悄一個人在暗淡的燈光下，睡在被窠裏，青絲蓬亂，斜側了身子在暗暗淌淚。我在旁邊勸你，你越哭越傷心，我也禁不住哭起來了，一哭就驚醒。真的嗎？一新！我今天四點多鐘嚇醒以後，心跳蕩了好久，一直合不攏眼。我想抱了你的纖腰輕輕安慰你；可是終見不到你，聽不到你，只好低低喚你幾聲，可是你又不應我！你今天到底怎樣呢！我的愛！你心裏不能不痛，你痛一天，我的心吊起一天。一新！我沒有法子使你快活一點，可是你自己總應該明白：你負了創傷的心，擔負煩惱的事，你的身體受到了影響，怎麼辦？一新：你心裏能夠自動快活一點，請你就打電話給我，親愛的，希望你好好保重身體，過兩天我再來看你。

你要顧到你家裏的遺產，不辜負令祖父留下你這個伶俐可愛的孫女兒，他老人家臨終的一刹那還捨不得你的苦心的話，我代你着想，在你的立場上，惟有請律師代你聲明的一個方法。你一個人覺得沒有幫助，和你令親商量好決定了以後，我可以陪你到所請律師那裏去陳述事由。

「明天假使天氣好，你上午休息，我想和你到公園裏去散悶，到她肚裏的鬼計。你願意嗎？(明天上午你打電話來答復我。)」

我的愛，你心上難過，工作繁忙，我不忍再要求你費苦心寫信給我了。你能把最近的日記一天一天抄下來寄給我，使我得知你的心理，我非常感謝你。志摩要求小曼寫日記，她就答應了，你本來一直寫日記的，我這樣要求你，想你總可答應我的。

一新：你以後千萬不要再東尋西找，訪問你素不相識的朋友了。你須知道，想法回去無論如何行不通的；即使人家可以回去，你絕對不可能！你千萬不要再胡思亂想了。近來外面的情形黑暗得很，在孤島上的女青年，都要格外當心啊！

東風料峭，把長袖衣服快點穿起來吧，不要凍青了玉臂！祝

康健

魯戈 三月二十六日

「你看！大人先生有拜客條。」

魯戈：等一會再來見你——晚上——……一新條。

「啊！她來過的？」我驚訝地問她。

「啊！美麗的青天，多麼使人欣悅啊，春之神！我愛你。」

啊！我的小天使！你來過麼？我的愛人！我的屋子裏充滿了溫和之氣。你用過我的筆嗎？我的筆所以不在原位上了。我的書桌上還留着你的餘香。啊！愛人！我吻你美麗的字跡。哈哈！我還好像吻到你纖纖素手的香味哩。

拍！電燈亮起來了。

「做什麼？你發神經病嗎？」我的妹妹笑嘻嘻開起電燈來，嚇得我一跳，就罵她。

「唔！不怪自己默想你的愛人，倒怪起我發神經病來！我在幫你的忙啊！希望夜快點來呀！」晚上，「你要不要快點到晚上？」

三月二十八日

「阿哥！禮拜天不要坐在家裏等候客人，一個人去逛公園，有什麼意思？」

妹妹於我一進門就責備起來。

「對不起你！下個禮拜天你去玩吧，我坐在屋裏看家好了。」

我向她道歉。

「對不起我倒不要緊，對不起你的……你怎樣向她道歉？」

「對不起誰？有那個大人先生來過？」我頑皮地問她，還想不

「別再吵！爸爸媽媽他們就要回來了。」我警告她。

「晚上」，晚上多麼使你開心啊！她笑着，喊着，向裏跑進

去了。

留我一個人在這間清靜的室內，可是一點不感到寂寞，只覺得溫暖。

「夕陽無限好，親愛的太陽先生！早點回去睡覺吧！不要再

紅了臉對我笑嘻嘻了。

薄薄的黑羅幕，我希望你快些遮上大地。

「晚上」，「晚上」，「晚上」……：甜蜜的晚上，晚上，晚上，……：我有興趣地設想着今天的晚上。

「新我愛！」

自前晚倩影離開我室，中心茫然，若有所失，夜闌人靜，猶難獨寐，朦朧夢醒，轉輾反側。我的愛！我要精神上真正得到安慰，不知何日？

你去了，尤其使我懸念的：你只是一片癡心，像小孩子般老是想回家，我苦苦勸你，你終是似懂非懂，似聽非聽。我的愛，人家都說你回去不得，你以後再轉此不通的念頭，我要步步跟隨你，你走，我和你齊步走，一道去吃苦，就是你被蹂躪（淪陷區內冒險走進去，此類事情是不足為奇的；何況像你這樣的人）我遭殘殺，我也情願！我沒有一刻放心，萬望你以後莫再默想吧！

「新：你不要討厭我時常來監視你的樣子，使你不自由。你

鮮豔的臉色，到前晚我看見你，還是帶着愁容。你不信，我講給你聽吧：你去了，我父親就對他的朋友說：（你來的時候他躺在蘇發裏眼睛溜來溜去的那個。）「韋小姐不像前幾次活潑潑了。她一本正經，反像很客氣的客人了，她的臉色變白了，瘦小了。」他的朋友接着說：「他有家事，又傷心啊！」你想，人家也是這樣

說你，要不要使我的心砰砰地跳呢？我的愛，這兩天你的心上好過一點嗎？盼你就告訴我！你一時不能來，你把日記寄給我好嗎？親愛的，我要觀察你的心究竟怎樣啊。「新：你肯聽我的話嗎？你使我失望，我就要病了，你可憐我嗎？」

你見過你表舅父嗎？他的意思怎樣？他也同意，你就可實行。律師如果他此地沒有相熟，我可以代你介紹。

上次約你到公園裏去散步，我的希望，以為終不會至於失望，可是八點——九點——十點——十一點——……：電話機老是不肯響，鈴，鈴，鈴，響起來了，響的又不是你清婉的聲音，唉！終歸失望！下午只好踽踽獨行，在池邊草地上躺了下來，和暖的陽光，晒在身上，幾乎使我忘却了失望的痛苦。人家一對對慢慢走，一瞓一瞓送白眼我吃，我只得朝天面着太陽，承受他們憐我，譏刺我。可憐我滿腹牢騷，到何處去發呢？惟有默謝他們賜給我的傲氣！悵然回來，知道你來過，我心歡喜，莫可名狀。親愛的一「新！你見我不在，也不免失望嗎？失迎之咎，請你原諒！」

春，牠能使我的精神感到蓬勃。春之神！我不能負你，你也不能負我！我的愛，我像今年春天幽閒，希望甜蜜，從未有過。最苦的：要算去年春天了，病了一春，臥了一春，春到江南，春滿我睡着的花園，可是我的心情，簡直不覺春之神的一樣愛我，我只覺得春一來，更加害了我，爲了傷春，就增了我的病。今年



的春天又到了，「城春草木深！」河山破矣，景物全非，而滄海一粟，依然漂浮於怒濤之間，思之頗足自豪；可是我的七根肋骨到那裏去了？(寫到此地，心有些刺痛起來，不願再寫下去了。)春之神！你莫要負了我，春之神！你慈愛我，我以後還有人生樂趣；春之神！你負了我，我以後永遠不願春到人間！

我的愛！我要你的日記啊！盼你快點賜給我，你不來，我總是睡不着。

昨晚我母親臨窗瞻眺，瞥見好像你在窗外黃包車上馳過。你好像對她招手，她一時眼花，一忽兒，她來問我是不是你？我沒有看見你，叫我怎樣回答呢？我的愛！你真的在我家窗外經過嗎？你爲什麼不進來？我又爲什麼不得見你？

我的愛！敬祝你

快樂一點兒！

魯戈 三月三十日

親愛的「新」！

明日午後想和你到××公園裏去踏青，不知有暇否？余遊興蓬勃，不能自遏，良辰美景，一片熱情，願毋報之以冷水爲幸！你來陪我，抑余來候你？請即決定，今晚玉覆！

魯戈 四月二日晨

親愛的「新」！

多謝你時常來看我，不辜負我的春心和春花一樣欣欣向榮，你這個春之神，你能永遠憐愛我，把愛的聖水向我栽培，我相信這株有殘痕的小樹，以後一定會發芽滋長，綠葉成陰的。

我的愛呀！但是你那裏肯體諒我心裏的苦呢？我自知一點兒沒有我的影在你的心目中，承你時常來看我，只是隨便玩玩而已；不然，你何以輕舉易動到這樣？你老是想不顧危險回去，臨行竟一點消息不使我知道。我已屢次苦苦哀求你不要再轉跳進虎口的念頭，我的忠告，你只當我在放屁，想走就走，不顧自己的危險，不顧人家的痛苦，唉！你那裏肯自愛愛人呢？

昨天下午，我到你宿舍裏來訪你，茶房告訴我：「韋小姐剛剛出去了。」當時我不過感到失望而已；不想正在那時，我的乖運，險些乎降到身上，黑暗籠罩到心上！你這個天真的孩子，(不，我的天真的好妹妹。)晚上你還敢來對我說：「我今天下午本來就想離開上海回到老家去，只恨外婆，阿姨，我的好友——王小姐——她們死也不放我走。」[覓死]王她見我固執，不肯聽她的勸告，哭得不肯離開我，她們總是阻撓我，否則，我老早在船上，不會再和古樸到你處來了。』孩子！你昨晚來的一剎那，我只當在做夢，以爲你的靈魂在我夢中和我道別，或者有意和我開玩笑來嚇我。可愛的小孩子！(你危險都不怕，我只好當你是小孩子，叨長請諒！)你去了，急忙問我弟弟：「她真的和古樸在這裏對我這樣說嗎？」他很詫異地回答說：「你剛剛還沒有看清

楚她嗎？她去了，你又要跌得出神了，當心點呵！晚上不要做夢，明天不要發癡！」他這樣罵了我，我才高興起來，相信你真的沒有離開我們，陷入虎口。阿彌陀佛！我感謝你的祖父在天之靈於冥冥中還保護着你，又感謝你的外婆，阿姨，王小姐，她們是我永遠不忘的恩人！

你外婆，阿姨，王小姐的地址，希望你快點告訴我，我相信我是沒有資格來苦勸你的，你以為沒有價值來聽我的勸告的，你快點告訴我她們三個人的住處吧！等我好拜託你的親戚朋友來時常注意你，保護你；我還要馨香祝禱你祖父在天之靈，請他不要離開你。

一新！我以後不會再相信你絲毫愛我的情意在你的心目中，我的危險，隨時隨地可以發生！

親愛的一新！你竟忍心要走就走，你縱然不願你外婆，阿姨，王小姐，還有我（？）的苦勸，你難道自愛也不識嗎？你不看見人家只有從內地逃出來嗎？惟有你偏偏只想回去。你又不想想，你的故鄉，是不是還是去年今日呢？你要回去，我非不贊成你，我本來最希望流浪在孤島上的青年，無論男女，能跳出這個患着萎靡不振病的環境而投入有生氣的祖國懷抱，愈早愈好，越快越有希望；不過你須仔細想想，你是一個美麗的少女，貿然要回去就回去，同平時一樣，以一個弱女子，能够抵抗張牙舞爪的豺狼嗎？誰不想回老家，可是沒有「打回老家去」的力量，只有「等是

有家歸不得」！孩子！你失足跳進了虎口，你還想再到上海，再和你親戚朋友見面嗎？我最感激你的好友——王小姐——她肯為好朋友洒熱淚來苦諫你。我的愛，我知道了，假使你真的去了，等到我知道已經來不及了，即使我落盡熱淚，你也不會於我有一點憐憫的啊！

我的愛，病後的我，困居在孤島上的我，一切阻力四面楚歌包圍着我的我，我現在的一切，自問無一足以自慰慰人，我不敢存一分你有真心於我的奢望，我只希望你自愛。以後你思想太簡單的時候，你縱然不顧一切，但無論如何，你要想到你祖父，爸爸身後，你母親現在，最疼愛，最有希望的，只有你一個人了。你應該體諒愛你的人，希望你的人，千萬不要辜負了我們！我希望你自愛，你這朵香豔的鮮花，不要隨便被人採折，不要隨便「落英繽紛」於污泥之中！

親愛的一新！你可愛的信，至今沒有飛進我的信箱，你的真心，至今不肯吐露，我只感激你時常翩然來臨，賜給我的溫暖；但……臨書惘惘，祝你溜冰不要跌痛了膝蓋，還有健美的……！公園派司，上禮拜日被暴風雨澆冷了我的熱情，迄未寄上，春光易逝，現在寄給你已嫌太遲了，獨行乎？並行乎？請你細細考慮一下！

我的——一新！我要你的日記呵！你不要再小氣，好嗎？

魯戈 四月七日



## 懷鎮海招寶山

雪夫

驚濤浴日，巨浪嚼崖，海天相聯，白鷗翻飛，這浙江鎮海口招寶山頭的虎踞龍蟠，雄壯偉奇的印象，將在我的記憶裏，占有一個永久不可磨滅的位置。

招寶山本名候濤山，當公曆一四〇六年的時候，明成祖初有天下，思欲揚威於海外，遣太監鄭和，乘海船出發，先至南洋，繼歷印度波斯而抵非洲東岸，我國國威，因之大振。海外各國，紛紛整寶入貢，海船成陣，帆檣入雲；停船的地點，就在這山下面，於是將山名改爲招寶，以揚遠威。所以這招寶山，不僅在軍事方面，是我國海防的最前線；單就我國歷史上的榮譽而論，其價值也殊重大呢！

我的故鄉，與鎮海是鄰縣。我家與招寶山的距離，不足四十里。記得在五六年

前的一個掃墓時節，我與友侶三數人，在本村雇了一隻小船，前去遊玩。舟行四小時，駛抵山麓，我們棄舟登岸，向山上進發。一小時後，踏進了山頂的寺院裏，由知客僧招呼我們，到一間精舍裏歇足。一看室內，佈置得井然有序，一塵不染。窗外鳥語花香，樹影婆娑；遠處潮音濤聲，隱隱入耳。這樣清靜絕俗的環境裏面，無怪同遊某君，要悠然大動其避塵出世的思想了！

在寺午餐既畢，就預備開始我們的遊覽。在這精舍的對面，高聳着一所四五層的西式樓房，問知是山中的肺病療養院，最高一層，全係平台，我們繞道過去，到達了上面，放眼四望，不覺樂得幾乎脫口狂呼；原來這裏四無遮蔽，眼界大曠；甬

江自西面來，正在平台的下面，奔騰出海。更把視線隨着江流，移行向外，但見島嶼點點，浮沉不定，好像不多一會，就要給海浪吞噬下去似的。在我們立足點的左面，這招寶山蛇也似的成爲一條長嶺，蜿蜒地伸入海中。在這樣海闊天空，雄奇瑰麗的奇景前面，我敢說沒有一個人，不感覺到自己的渺小的！

從平台上下來，出寺院後門，沿了長嶺的背脊，步步前行。大海在我們的二旁，洶涌澎湃，雷轟霆震。放眼所見，但有黃濤拍岸，濁浪排空而已！我們直行到嶺脊的盡頭，方始回步，從原路回到寺裏。略坐休息，便再到療養院的平台上面，預備眺望晚景。那時已近下午五點鐘，歸鴉點點，暮色垂垂，血紅色的太陽，照得那條甬江，金波萬道，錦繡一片。甬滬線輪船二艘，銜尾相接，緩緩出口；他們在海面，曲曲彎彎避去暗礁，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子，漸漸地遠去。我們凭欄遠眺，目送他們拖了很長的黑烟，慢慢地變作了

# 畫題鱗爪

白·蕉·

(二十八)

小鶴屬題其撫不寐道人墨梅冊

喜神妙筆豔江郎，韻事爭傳聘海棠。花裏誰家吹玉籟，也應不助壽陽妝。

(二十九)

兆和畫馬索題贈宋子文

窮邊立風雪，長歎蹴□奴。血染千山碧，應憐一馬孤。

(三十)

悲鴻作喬松爲題

莽莽乾坤落落胸，堅貞千尺鬱長松。鐵肩要負興亡責，文弱羞爲陸士龍。

(三十一)

題錢籀石畫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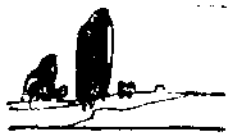
伏泉一激分山骨，匹練長懸飛珠沫。二叢香艸伊誰栽，近風浥露已半開。所南跡沉韓魏杳，傳神湘沅世間少。近今作者枉如雲，襟懷熟若錢陳羣。茸茸嫩葉何參差，其中着花三兩枝。想見興來一染翰，顛倒不厭千回看。噫吁嘻，此花空谷自芳潔，萬松居士亦奇絕。楚國王孫哀怨多，秋風裊裊愁汨羅，獨不見此花歲歲秋來肥，深山不畏秋霜飛。

二個黑點。一小時後，黑點也沒有了！天色也暗下來了，我們依然流連徘徊，不忍言去。直至寺裏來喚吃晚飯，方才把這一羣失神忘形的人們，給喚了下去。

夜來睡眠甚酣。枕畔風聲濤聲，殷殷轟轟，不絕於耳，也不辨是夢是真。

次日，凌晨即起，早餐已畢，我們從小徑下山，隨路盤旋，直到海邊，循着一條左沿海灘，右傍山腳的小路，兜了一個大圈子，踏上了我們的歸舟。

去歲秋，不可避免的東亞暴風雨到臨了！我那慈愛的祖父，竟在戰事發生一月後，驚痛致疾而去世。我懷着一顆悲痛刺激的心，將靈柩帶回故鄉，擇地暫殮。幾天以後，諸事就緒，我就上了輪船，和我的故鄉分別。船在微波盪漾的江中，緩緩駛行出口，我獨自凭欄，凝視着漸漸遠離的招寶山，舊緒新恨，齊上心頭，萬端根觸，歸結到一個希冀，希冀我下一次回來時，帶有一個歡欣如昔，痛憤盡去的心情。



## 風雨散輯 (續)

無衣

過一層柔蜜呀！

真糊塗，要不是腳給石塊一絆，我會走過家門都忘記了進去呢！

門，那扇風雨剝蝕中由黃黑而腐敗了的板門，雖然有許多間豁，可關的很緊。

「奶婆定在裏面的。」我想着，伸起手預備扣門了。

「呀！」當我抬頭看見門上畫着的那個紅膏藥時，不禁縮回手驚喊了。

我疑心我走錯門口了，於是重行數過一遍。但，一點也沒有錯，左數第三家，右數也是第三家，這面前的屋子，不是我的家是甚。

「那末紅膏藥怎麼會上我家的門呢？」我又猶豫了。結果，決定先到屋後竹園裏去望望再說。

走到屋後，我聽到「刺刺」微弱的鋸竹聲，憑鳴莊家出身的經驗，我確定這絕對不是風聲。「有賊子偷青啦。」——我想着，探頭到竹子叢裏去探望。

這裏，我所能找到的，是一個瘦弱的

## 五 歸去

要不是和周家壩上阿根哥同行的話，我相信我要在這包圍在四周的斷壁殘垣中迷路了。雖然腳下的泥土，是家鄉的泥土，生長我養育我的家鄉的泥土，咳，我却不認識家鄉的泥土了，原故，只有上帝肚裏明白，阿門。

「喏，這裏朝北跨過火燒過的東莊拐灣子便是你家了，我就這裏直走上壩去啦。」走在前面的阿根哥突然回過身子，用手遙指着伏在一片焦地後的一帶矮屋說。于是我抬起頭眺望……近視眼脫離了眼鏡真不興，用力認了好一會子，我纔勉強辨出我們走的路是小時和鳳子趕羊去的小路，一大半還藉了村旁金家坟上那株不知生

了幾百年依然青葱的古柏的指導呢。記得我十二歲那年在三林學校讀書，歸來不認識路，也就對了這株柏樹走回來的。怎麼年長了就會這們笨。咳，故鄉，你不怪我太忍心嗎？僅僅是一年，短短一年的離別。我對你生疏得不能認識了。大部的緣故還不是爲了你滿身的瘡痍改換了你四季柔媚的面目麼？不過，故鄉，你的瘡痍，不久會給祖國戰士用血來敷平的。那時，我將永遠回到你溫存的懷抱。等着吧！這一天。

阿根哥和我約好了同回滬的日子自行上壩去了。現在，只有我，孤單單地呆望着古柏的頂兒走去。我不敢俯下頭，因爲橫在我面前的，是化了焦土的東莊，死寂的原野。那裏，出沒着多少冤厲的鬼魂。在活着的時候，他們誰不在我生命史上塗



老嫗的背影。她蹲在地上，吃力地鋸着竹子，一面却不斷地吁嘆着。

我的胆子頓時放大了。側身穿過竹子，我走到了她的背後。因爲立的太近了，在她拉回鋸子的時疾，弱小的肘膀碰在我的小腿上，這幾乎把她驚的跳起來。回過身，顫抖着，放下腿，看樣兒像要對我跪下去了。

「活見鬼麼？」我氣惱了。伸過一隻手去拉起她的衣襟，隨即向她的面部端詳起來——這疏白的頭髮，內扣的眼眶，猛凸的額骨，勉強張開的那張破洋布紙似的皮膚。哦，他不就是奶婆麼？呀，準不會錯，她是奶婆呀，于是我抑制了心情的劇戰，我喊了：

「你，你不是奶婆麼？奶婆！」

「你，你。」老婆子驚訝地喘喘着，翻起枯白的眼珠，在我臉上遲鈍的迴轉。

「奶婆，是我——」硯哥子呀！我大聲說。

老婆子立刻像癱了一般抖顫着，兩手

微微搭住我的肩膀，湊過頭來，攔到我下巴下，好一會，在她乾澀的喉嚨裏，繞進出這們一句：

「呀！硯哥兒，你歸來了。」

「是的，我歸來了。」我說。對她眼光劇烈的退化，我真感到驚奇。

于是，她緊緊拉住我，提了鋸，走出竹林子，到屋前推開板門。

「沒上鎖？」我無意地說。

「家裏什麼都完了，還上鎖呢？」

走進了門口，她就將門推上。

「不太悶麼？」我問，想上去開門。

「不，不，你在這裏……」她小心翼翼

地搖着手，我也不去阻擋她了。

「哥兒，你餓了，我去找些吃的來吧

！」

老婆子搖擺着走到後面去了。我在黑

暗中坐着，四肢癱軟地張開。

停了好一歇。她捧着吃的東西來放在桌上。

「硯哥兒，好吃的東西一點沒有了。我

因爲替你們看房子，不能不登記，登記了後赤老兵就在你門上畫張紅膏藥。以後跑進來亂拿你東西，不許哼一聲的。上月我聽周壩阿根回來說你也要回來一次，我想你遲早要回來的，就替你醃好十隻蛋，放在罐裏埋着。現在燒了四隻，你就快快兒吃吧！」老婆子絮絮的說着。慈祥的聲音打在我耳鼓上，我周身感到莫名的溫暖。

「那末你可以不向他們登記嗎？」我啃着一隻蛋問。

「哼，不登記，抄家燒房子，兇呀！」老婆子一面說，一面翻起坑上的被單，要披在我身上，還說我們穿慣長衫，不穿了會受凍的。這纔使我覺得自己喬裝得不三不四，真可氣又可笑的，怪不得他剛才要不認識了。

老婆子又嘮叨地爲我敘述一些村鎮上的事，譬如赤老兵不准種稻子，大家都吃芋頭過日子呀；東林婆被六個赤老兵強姦死呀；東村起火和赤老兵亂殺人呀……往住一件事反覆地說到幾遍，而且這種事在

他們本來是不足為奇的，我真感到累煩，但，我不討厭這。

「拍」，鋸子被我碰倒在地上了。

老婆子一面扶起鋸子，又急急跌到門口抬頭看了看天窗，嚷着：「不好了！」舉起鋸子就向外邊走。

「幹麼啦？」我拉住了她問。

「鋸竹子去，明天交不出一百根竹子就得砍頭的。」她說着，點起燈籠，還告訴我赤老兵怕游擊隊，強要人家鋸去竹子，鋸少就得殺死，斬肉醬。

「我幫你去鋸吧！」我說罷，跟着她走到竹園。

少年的力是強大的，當竹子——祖宗種的竹子，在我鋸子下一根一倒下的時候，我看見燈籠搖曳得很厲害，奶婆的手在顫抖呢？我呢？……咳！

近邊兩家竹園中，有着同樣的燈光。竹子發出「刺刺」的怨嘶。人呢，人在哭，一定在哭。我呢？……咳！

鋸好竹子回屋躺上炕子，我很倦，一

忽兒就沉沉睡去。

這夜，我做着不知多少個恐怖的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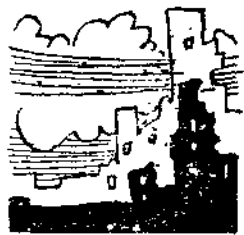
結果為一聲淒厲的鬼嘯叫醒了。

張開眼，一片黑暗，秋風傳來鬼的怨

哭和怒號，門縫裏可以看見野外的磷火。

但，我一些也不怕；我相信停會太陽出來，光明的一天快要到來。

(完)



## 南南居記雜

馥蘭齋主

南子南居。工作之餘。或筆見聞以自娛。承

山源先生囑。即鈔以獻。片段不另標題。總顏

之曰。南南居記雜。戊寅仲秋自序。

土人多奉舊教。或臨街設龕。置十字架。任人燃

燭頂禮。大有我國泰山石敢當之風。

土人稱山西夫子為山爹。甚敬畏之。此地香

壇特多。臨街設匾。到處皆是。蓋一部分人衣食

之資也。

土人傳來白馬來半島。屬櫻種。然與黃白種相

處既久。多通婚嫁。膚色漸淡。純種虬髮櫻膚。遠

望如鬼。多家於僻島山林間。予嘗於邦邦牙見

半熟者。裸體執弓矢。人莫敢近。近城市則罕見。

地多產馬。盛行馬車。種類不一。曰加黎沙。供人

單獨雇者也。曰加黎第拉。為客車。沿途攬客。

又有四輪客車。策雙馬或單馬。性質與加黎第

拉同。然馬至小。予初不知。以為駒焉。

岷市河道縱橫。橋梁至多。航船往來其下。轉運

甚便。一般無恥奸商。或倚為私相授受之資。

去月得家報。悉鄉中洋火每盒價五六鎊。謂為

騰貴已極。然以本地每盒一仙折水。約值十鎊

強。故僑間盛行埠頭錢埠頭用一語。

# 蘿居雜錄

金執華

## 零落小言

近年家庭多故。箇人更作僚無聊。憔悴一身。幾同病廢。猶憶前昨兩歲。入秋輒劇病垂危。今年夏季。兄嫂等均引以爲戒。余亦惴惴然。惟恐涼風起而愁病侵。則此一把瘦骨。實禁不起一再磨折矣。幸也。白露早交。病魔未至。惟入夜不宜握管。偶一構思。則終宵轉輾失眠。以是兩月蹉跎。未成一

字。長此以往。將復如何。一昨故人李君損書。告治失眠方。謂但于每晚入睡。靜坐定念一小時。行之日久。自有奇驗云。余試行數日。近果魂夢略安。然天下惟一恆字爲最難。欲歷久不怠。自己尙不知有此定力否也。

昔陳眉公謂天之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才。余則謂有風月花柳歌舞。始成其爲今日之孤島。願同是風月也。今人更以環境特殊。而盡量描寫香豔肉感爲趨時。同是花柳也。今人更以情勢轉變。遂狂蕩放縱。喪檢敗行而不顧。同是歌舞也。今人更以緊要關頭。而大解大脫。卜晝卜夜以自伐。最近一年以來。不知在此風月花柳歌舞。三合混和之孤島中。已復葬送幾許有爲青年矣。晉初。王渾平吳。登建業宮。釀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哀哉孤島。此情此景。相去幾何。余思及

渾語。卽不寒而慄。雖欲強笑。不可能矣。

余弱冠時。卽有寡人之好。因早年斲傷過甚。故年來不惑未屆。已老境類唐。偶思前賢楊誠齋。誦好色者曰。閻王未曾相喚。自求押到。何也。此語正是吾輩當頭棒喝。余雖幸漏網。然財盡精耗。百不如心。及今回首。悔之恨晚。惟願當代少年。以楊公言自儆。勿自求押到乃可。

施塾存先生自雲南回。嘗遇于蜀。席間施談及滇中香烟價昂。謂起碼牌每小盒須國幣三角。時陸高誼先生亦在座。因言彼公司中一事。平日每六小時。須盡香烟一聽。近因稅重漏卮多。居然自動戒絕。已一枝不吸。未謂香烟價昂。不吸奈之何。此語實有至理也。近日接香島友人駱君來函。云渠二十年依爲性命之紅友。亦已因戰時而絕交矣。均有有心人哉。

早年喜讀郁達夫短篇。雅慕其人。前聞與王映露女士事。頗爲于邑。然余意郁服官數載。官囊必已充盈矣。乃近聞人言。郁不善作官。並無居積。現居長沙鄉間某村。(名已忘)境遇殊潦倒。且如醉如癡。似有病態云。余謂文人潦倒是本分。此等處。正郁之好處也。

## 梅菴雋語

清季。張人駿督兩江。清道人李梅菴入見。座間有陳說改良時政者。張喟然曰。「改而不良。何如良而不改。」梅菴應聲曰。「三年無改。古聖且以爲難。況今人乎。」四座爲之解頤。

(待續)

# 哀音

沈子成

——獻給亡母——

這好像是不可信的事實。但是這又是確實的噩耗，媽，當我在接信後一天的下午，看到您的柩，孤獨地安放在那水濱的桑地上，我纔清醒地覺到，媽真是就這樣永遠的拋棄我而去了！無可挽回的劫運，已降臨我的頭上了！

數日的小病，就送去了您的生命，您在世的生前，如何料得到！媽，您是有良心的人，您又是溫和善行的人，所以上帝賜與您的幸福，是如此地深厚；只五六天的小病，您就解脫了無限的痛苦而永息了！卅餘年爲了父親的事業，亦就爲了二個孩子，您從無怨言地生活，災難與病苦，憔悴了您的身體，瑣細的家務，勞累了您的精神，而早年家庭方面的糾紛，給您多少氣受，您都爲了您的孩子忍受着一切，近年家庭經濟的困迫，毫無使您稍露怨色。您是沉靜的，您一切放在心裏。現在您悄悄地去了，隔着這遙遙的距離，我哭喊您，您只是沉靜地永眠在柩裏，不再答應我了。

想起早年我家居的時候，您時常小病，睡在靠板壁的木牀上，我每陪坐在您的牀沿上，您要茶亦不願差傭人，總喊我拿，煮

好的藥，亦總由我當心給您喫，一切由我照顧，一切由我服侍，我好像不是您的兒子，好像您的女兒一樣。您亦當我女兒看待；什麼話，什麼事情，都同我講，都叮囑我。現在使我徒然地憶起，倍覺心痛，爲什麼命運的惡魔，播弄我們，使我們遠離。媽，你臨終時，沒有我們母子的相會，這在您我的一生中，是最大的遺憾！最傷心的慘痛，無可挽救的永恨！

記得今年父親喪事完後，我動身回返江北這一天的清晨，因爲風大，您沒有跑出來送我，只在風窗邊叮囑我：要好好的努力，媽，我當時誰料到這就是您最後的遺言。

媽，聽說您彌留的時候，一無遺言，您是一切放心得下了。但是我知道您口雖不說，您心裏却惦記着一個人，那是您最歡愛的幼兒。媽，您如何能放下你這孤苦無依的幼兒而永歸呀！媽，您不能離開他的，而今您却被命運的惡魔劫持了，我如大海中的孤舟，今後在顛簸的波浪中，將遭逢到如何的命運啊！

媽，我在這秋雨淒其的深夜，一縷微弱的燈光下，坐着回想着我們的過去，淚充滿了眼眶，遙念着以後的歲月，如何地生活。三年前秋天的傍晚，桂子的飄香，使人深感秋日的靜趣，您總還記得？我們閒立在樓窗前，娓娓地道着家常。有時一窗微明，濃雨霏霏，我們又圍坐在賬桌邊，恬靜而安適的閒談着。這些日子現在已迢迢地過去了，只留着苦苦的懷念！

媽，今後人天永隔，迢迢的距離，間斷了我們的相聚。但終

有這一天罷，媽，我將又來隨您於地下。看到您發後的遺容，您好像毫無痛苦，安適而恬靜，遙想您除了惦記着孤苦的幼兒外，您心上對於人世亦沒有多大的牽念了。不過，媽，長長的歲月，我在等待着您的回來。讓您再見一見您的孩子，撫摸撫摸他的頭頂；讓我亦再會一會我的親愛的媽，傍一傍您的胸懷。歸來罷！媽，在我今夜的夢裏！

## 四賢記



這是一本提倡舊禮教的戲，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最

末下場詩云：「須信人生貴弄璋，更難妻妾並賢良。」大意謂元朝烏古孫澤無子，不欲娶妾；夫人杜氏替他娶妾王氏；王氏不與夫人爭妒，且焚香祝杜氏生子，杜氏果得一兒；兒子良頑受讀於王氏，敬如己母——一門四賢，故劇名「四賢記」。末齣尾聲云：「一門賢孝堪誇獎。」

此劇本事，多不合「元史」。慶童與徹里帖木雖均元史有傳，與烏古孫氏却並無關涉。「曲海總目提要」卷四辨之甚詳，此地不贅。提要稱此劇「流傳已久，當係元人之筆。」又云：徹里帖木兒首議罷科舉，天下士子歛望，無不痛恨徹里。作者力詆，恐亦當時舉子所爲。「似均揣測之辭，不甚可信。諸曲譜和「九宮正

始」以及永樂大典戲文目中都沒有類似四賢記故事的名目，恐怕最早不過是嘉靖前後的作品吧？

「六十種曲撰人考」稱此劇爲「連環記」的作者王濟所撰，不知何據。

第十四齣致歸有山歌一齣云：「昨夜江邊春水生，鱉鱉巨鱉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第三十四齣請假曲牌的聯套一部分是：入破第一，入破第二，衰第三，歇拍第四，中衰第五，煞尾出破——猶依稀可見唐宋大曲的形式。

此劇結構尙可，遣詞也平穩適當，但很少有精采或出力描寫的地方。

### ▲患咳嗽之好消息▼

(藝)

同事葉元傑君，即積德堂主人，祕方所製之「多年咳嗽氣喘膏」，無論新老咳嗽，均能除根，向來免費贈送，現因一人之經濟有限，特自古曆八月初一起至九月底止發售預約，每料膏藥兩貼，祇收一元二角，（預約時先付法幣二角，領取收條，餘數俟古曆十月半憑條取膏時再付，）同文及各界欲知貼法，及詳細說明，請向四川路中國旅行社葉君索取，除於愛文義路戈登路口望德里三號積德堂發售外，北福建路（老開橋北堍）二十二號葉瑞馨齋香號（電話四六一三七）亦有代售，倘有貧病患咳嗽無力購膏，而由同文或商店機關書面證明介紹者，仍當照舊免費贈送，以爲購膏者造福云



## 美陶

翼如

明淨的臥室裏充滿了和恬與快慰，爸爸媽媽，沒到五歲的美陶和我，都沉醉在這優美的環境裏，屋角的白貓，窗沿的小雀，也都露着微笑。

反射過來的夕陽，微灑在美陶的兩頰上，蘊着微紅，正如一對半熟的蘋果，兩隻滑溜溜的眼珠，望着室內沉靜的一切，望着爸爸雪茄烟頭上冒出的絲縷，望着媽媽的面孔，和平慈愛的眉眼，望着我，剎那間，兩隻眼珠又溜回去了。

室內保持着暫時的沈默。  
忽然，美陶的兩頰上現出一對笑渦，向着屋角斜倚的小洋傘，小嘴唇輕輕的動着：

「哥哥，今天和我再去吧，好不？」她的聲調滿藏着甜蜜，他的心裏滿充着快慰

，理想着昨天在七里橋時的快慰。

無邊的原野上，點綴着三五間草屋，那是張家伯伯的家，在那裏，張家媽媽捧出一大把的花生米，煮蛋，還抱着她騎在牛的背上，沒有吃完的裝滿兩袋子帶回來。那是怎末使人留戀的情景啊！她永遠忘不了昨天，表現在她充滿希望的兩頰裏。我不說甚麼，也輕微的向她露着笑容。

「美陶，明天再去吧，讓哥哥歇一天，美陶！」母親充滿了和平的聲調，像是怕引起了美陶的煩惱。

「好，美陶，就明天去吧，明天我帶你再到張家伯伯那裏，騎牛，吃花生米，吃蛋。美陶，我們來講故事，好不？」我接着母親的話，含笑的繼續說。

但是，她深深感到失望的苦悶了，她不願意聽任何有趣的故事，她憧憬着昨天，那永遠不會消滅的影子，那騎在牛的背上，嚼着花生米的時候。

「哥哥，今天去明天不去，好？」她的口吻，已轉為退一步的懇求了，她的兩頰，顯然露着極端的不快，像是失掉了什麼似的，活溜溜的眼珠，含怒瞧着我，咀呢着我。

「翼如，如果你能帶她去玩一玩也好，我想散步對於病的消除也有幫助的。」父親來調解了，同時，鼻孔中冒出兩縷濃烟，自然的繚繞着。

「好，美陶來，叫一聲爸爸，叫一聲媽媽，也來叫一聲哥哥，我便帶你去。」我站起來，伸了伸懶腰。

她立刻笑了，笑得比先前更親熱，天真，毫不遲疑的跑到牆角邊，一手拿起昨天拿過的小洋傘，一手拉住我的衣角。

母親忽然喊住我，向我說：「翼如，如果你真的沒有氣力，那末明天和她去也好



，現在我帶她出去。」我俯視着美陶的面孔，剛才的欣喜，無形消失，但是見我回答「沒要緊」的時候，她又微笑了，這才輕輕的噓出一口氣。

X X X X

寂寞的池塘邊，地上鋪滿小草，小花。一陣陣的飛蝶，忽然集在這裏，忽然集在那裏；河岸邊的蘆葦，一時豎起，一時斜下去，輕輕的風，緩緩的風，飄拂在我們的身上，美陶乘着風跳，躍，像是禁不住風的吹拂而要傾倒了。

這是一個晚夏的黃昏，沒有正午的酷熱，連蟬聲也聽不見噪鬧，到處甯靜，到處充滿了快慰。

忽然從蘆葦叢中送出「罕罕」的叫聲，一頭沒有繫繩子的小羊跳出來。那柔和，純白色的毛，包裹着小小的軀體，向我們叫。

「哥哥，這是牛，我騎！」美陶抱住我，捧着我的手，示意叫我抱她騎在小羊的背上。

「傻子，這是羊，誰說是牛，牛要大呢！」

「是牛，小牛。」

「是羊！」

「偏是牛，我要騎。」她的話非常強硬。

「好，寶寶騎牛。」我辯不過她，我正好抱起她的時候，那頭小羊已經很快的溜到它媽的懷裏，老羊慰貼而親近的撫慰着。



## 從拜把子說起

聞 雲

我從小學校裏讀書起，同學之間，就一直有着要和我拜把子的人。不曉得爲了什麼原故，我總不高興，給了他們失望。

我未嘗不豔羨桃園三結義的流名萬古，但是在我的心上，總以爲彼此既是朋友，也就够了，何必疊牀架屋，必須於朋友之外，更作爲兄弟呢。朋友好的，當然可以勝過兄弟，兄弟不好的，還不如朋友，

美陶不再要騎牛了，張大了眼睛看着老羊懷中的小寶貝，懇切的向我說：「她媽愛她呢！」

我說：「嗯，她媽愛她的寶貝。」

「哥哥，回去吧！」

我不再說什麼，只覺得她的眼中又充滿着另一種的思念，她的小心裏又閃幻着另一種玄想，也許她正想到了她的媽吧。

手足云乎哉！骨肉云乎哉！

不錯，拜把子有時的確有着神妙的作用。我們在戲中，往往聽見一個尚未登殿的「正命天子」，總有許多「賢弟」來幫他這位「大哥」的忙。等到「大哥」成了「皇兄」，「賢弟」成了「御弟」，拜把子的功用就完全顯出來了。拜把子到底是

然而我又在戲中，往往要看到趙匡胤 朱元璋之流，一旦作了「皇兄」，就將他們的「御弟」，一個一個開刀，這又不禁使我懷疑起來，拜把子到底是要不得的。不拜把子，「賢弟」們就不會做狗屎忠臣，來幫他們的「大哥」打平天下，也不會後來遭「皇兄」之忌，死作無頭之鬼了。

和拜把子有着同樣作用的，是攀親家。在從前，假使彼此有着年齡相當的兒與女，就聯起姻來。現在，開明的父母，當然不肯爲兒女預定終身大事了，於是就用兒女過房的方法，來互相聯絡。在他們的心裏，以爲有了那一層或這一層關係，就彼此可以赤心相對，禍福與共了。不過這樣的親家，在我們的眼裏也看見過不少，最顯著的是曹錕張作霖輩，無一而非親家翁，其結果又是如何呢！

我也有兒子，當然別人不見得會將他的女兒的八字硬寫過來，作爲我的媳婦。但是口頭上的隨便約定，倒也很多，我的兒子簡直同時在做着幾家人家的女婿。對

方大都並不真要和我攀親家，原是說說笑笑的，所以倒可存而不論。只有幾位朋友，看見了我的兒子，一定要認爲乾兒子，倒叫我有點乾着急，而有了兒女一定要我做乾老子的，也叫我有點受寵若驚。我不是吝惜這一些些的恩情，而不肯如別人之願，只是我沒有這個習慣，在我的心上總是生辣辣的，所以我只好敬謝不敏，與以善罷干休。

還有，我們沒有女兒，可是向我們預定生下女兒來爲他們的媳婦的，倒已經有着三四家了。一家在我和我的妻結婚之前就已定下，到現在非但不將我們的女兒給他們作媳婦，我們根本連女兒還沒有養過。這真使我們抱歉萬分。關於這一類，有的是隨便玩笑，有的是情誼很好，的確很想更進一層，有一個牢牢的結，將來不致隨便分開，較之純爲勢利觀念而有此動機，原屬兩樣。

但是我說，無論如何，我們總要認識朋友的可貴。朋友本爲五倫之一，其地

位並不低於親子或兄弟。懂得友道的人，隨時隨地都可以得到朋友的快樂與幫助。耶穌說：人爲朋友捨命，這愛是大的，我希望大家都有這樣程度的愛，那就不必勉強地拜把子或攀親家了。

前天雷公偶然和我談起這話，也說，本來是好朋友，往往拜了把子或攀了親家，反而弄得凶終隙末，沒有好結果。原因是形式上的關係既深了一層，彼此間求全責備的心也就進了一層。一個不滿意，便生怨望，怨望之不已，便有不堪設想的後事了。即使勉強維持着原來的友誼的，內心也一定很痛苦，那裏及得來起先是朋友，後來一直還是朋友，那樣的離合自如，往來任便，淡如水，反而可以垂之永久呢！這話很是，更可補我說的不足。

至於俗話說，世人結交盡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又說，酒肉朋友朝朝有，患難之中無一人，這樣的往來，本來不成其爲朋友，自然我也不必談牠了。



## 棉襖 (續)

哀樂

爲戰事的關係，煤價飛漲，沒有錢給克美裝置火爐。

這一天晚上，克美並不安靜，熱度亢進，啼哭加緊，甚至厥了過去。

妻哭着要我去請趙醫生來。但時間已是夜半十二點以後，特區裏早戒嚴了，我給天性之愛所支配住，於是，在無可奈何之中，想到了一位在傷兵醫院服務的徐醫生。他是我底親戚。也許他顧念戚誼，會在這戒嚴時間出診一次。

我披上衣出門，茫然地在四無人影的街上走着，也顧不得街上是戒了嚴。家家已閉門熟睡了，我將何處去借打電話呢！

我先望地走着，已走了二條街。平時常常借用的公共電話，這時也因裝置所在地的烟紙店已打烊，無法問津。我彷徨着，彷彿是失了隊伍的戰士。

突然間發見兩條電話綫斜掛在沿街的竹籬上，籬內還閃着燈光，人在矮屋裏低語着。我像遇到援軍似的興奮起來，在街燈慘澹之下，認出這是一家煤球廠。我立刻用手去敲門。

門裏有人在問：「誰？」

我忙告訴他：「我家有個孩子病得很厲害，想借個電話請醫生，但找個半天，借不到電話。我知道你們是有電話的，請你幹一件善事吧，給我借個電話！」

「門已上了鎖了，請你到別處去想法。」門內的人這樣地拒絕我。

「喂，怕經濟不允許我這樣做吧！」我歉然地答。

「那末，你至少該把住室設備起來。」趙醫生說着，就在寫字檯上挪過一本方子簿來，用「派克」筆在簿上一條條地開列着：

- 一 病室溫度 18—20
- 二 芥末粉包六分鐘
- 三 甘油火油
- 四 安福膏
- 五 噴氣
- 六 注射

他把開好的單子撕給我，說：「這幾條是最低限度的設備。一個將變成肺炎症的病孩，無論如何，要把室內的溫度保持着的。」

我們很感激地辭了出來，上車時，趙醫生又鄭重地叮嚀：「要當心啊！孩子的病也許會惡化！請你們不要顧慮我什麼，如果有需要我的時候，不必客氣，隨時打電話來叫好了，我一定隨叫隨到。」

我一切遵照醫生的叮嚀辦，但室內的溫度，却無力保持，因

『請你破例把鎖開一開，將來孩子得了救，我們一定是忘不了你的。』我站在竹籬外哀求着，眼前不覺模糊了。

門內的人，被我說動了惻隱之心，果然開了鎖拉開門，讓我進去。我簡直感激得要叩下頭來。

我費了許多腦力，找着了徐醫生的電話號碼，把孩子病得很厲害的語告訴了他。他很慷慨的說：『好，我馬上就來吧。』

我欣慰地微笑，像得到了史太林允許出兵助戰的消息一般。我謝過煤球廠的人，踏着很輕快的步子回家。

『徐醫生來了嗎？』淚眼模糊的妻，撫着呀呀地啼着的克美，急切地問我。

『他就來了。』我安慰她，走近去摸克美的額頭，是炙手的熱。

清晨二時，徐醫生坐着汽車來了。他把克美診察一下，說：『是肺炎呢！』又問：『有沒有請過別的醫生？』

我把經過一切情形告訴了他，又把趙醫生的藥方也給他看。趙醫生是對的，不過，孩子的病變得很快啊！徐醫生把

頭髮搔着，表示爲難的狀態，又打開帶來的大皮包，檢出一瓶用過了的藥水，說：『現在開了藥方也是沒用的，我姑且給他打一枚針，再把這強心藥水每小時十滴給他吃。』

他給克美打了一針之後，又問：『噴氣有沒有用過？』我告訴他已用過了，并且把小型的噴氣機給他看，他說：『

這是××貨，沒有功效的。明天，還是把他送到醫院去吧，那邊設備該比較完備。』

(待續)

## 編者的話

本期有一個特別樂觀的報告，請讀者注意。就是說，本期「中學生園地」中的作品，真可以說「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大都很可以登入正文。我們不要因爲是中學生的作品，就此小覷了。同時，我覺得秋水軒主人的提倡文藝，不是徒然的。我希望他們更能精益求精，努力寫作。

「秋興八首用杜韻」，本來前面還有三個八首，共四疊杜韻，因本刊篇幅有限，所以只登最後的八首，請作者原諒。

若霖先生的突圍，讀者的印象總還很深罷。現在他又爲本刊寫短篇小說過程，細膩深刻，足資欣賞，可見好文章並不一定需要大題目。

許多讀者來信，說，每期又是一條血痕，必須多登些，方纔能够感到滿足，我們從本期起，就此照辦。

雪夫先生在「茶餘」中連得三次錦標，很爲難得，我在此特別提起一聲，作爲紀念，並且道賀。

# 中學生園地 第五期

## 目次

賊	李建釗	憶青島	周政平
學費	傅其釗	是夢中嗎	朱世名
別	江新鏞	摧殘不了的小生命	張寶洪
陰天的山遊	汪義訓	我不會哭	厲金才
鄉愁	袁煥卿	戰勝環境	許先華
傑與淋	楊梧秋	牽牛花開的時候	明琬華

### 賊

香港華南中學 李健釗

很厲害。

美麗的天空，佈滿了靈活，新鮮，和溫柔的光線，是一個早上。初秋的涼風拂着一個無家住宿的盜樓人，頭髮婆娑地飛舞，含着無限的苦辛。

這盜樓人的飢餓的瘦臉，高高的顴骨，深凹的黑眼，長頸子，高身材，在美麗的人看來，何等討厭呵！

「喂，快走開！」

紅頭阿三酷厲而又呆板的眼睛，死釘住在他身上，無表情而又習慣的呼喝着。

這時一切都在喧囂裏，汽笛拚命地亂叫，像餓虎在吼，電馳般的汽車，揚起了一幕沙霧，這時，任何一個人都呼吸促，眼臉不住的轉動着，感覺到不快。這

路上走過的人們，總免不掉脫口這麼說：「骯髒的東西！」

裏面還難着好些震動心胸的木屐，鞋聲，辨出了是上市的老媽子和工廠的工人，及上學的學生，一切聲響也都把空氣震動得

他沉下着頭，暗泣着，無情的眼淚總給風兒吹個乾淨，他覺得困餓，身體着實不能再支持了，只好倒在人行道上，馬路上走過的人們腦筋裏，已給月糕遮住，再

### 中學生園地選舉規約

- 一、每期舉行公開選舉一次，凡屬本刊讀者，皆有投票權。選舉票請用附在本刊內蓋有印章之明信片（免貼郵票，即可寄到），否則無效。
- 一、每票選一篇，填寫篇名或作者均可。
- 一、投票人須寫明姓名地址，否則無效。
- 一、第五期選舉票，限於十一月三十日截止，結果在十三期本刊內揭曉。
- 一、每期票數最多之作者一人當選，本社當略酬贈品，以資鼓勵而留紀念。

也沒有閒空的時間來注意到這盜樓人了。

黃昏！

他大整天奔走着，總找不到施捨，這時已是餓和倦的交流，他倒在一個黑暗的角度裏，抽泣着，晚風送着他的哭聲，可是給四週圍的收音機阻住了。

夜是昏沉，月色是朦朧，愈加上一層懷鄉的愁悶。

在他身邊走過的脚步聲，的的塔塔，震動着他，他懷疑這是浮夢，在夢中受上帝的判刑。

他的記憶，誰也抑壓不住，他記憶着

——轟轟的砲聲，把他祖宗底房舍田

宅毀壞了，他匆忙中，不見了他可親愛的家人，只看見地上一堆堆的血跡。——

他在黑暗裏抖顫着，忍不住了飢餓。

噯！噯！噯！

緊張的晚風忽然發出了恐怖的叫聲，

同時連帶着緊張的脚步。

「噯！噯！搶荷——包，搶荷包呵！」

是一個軟弱的女子的叫喊，晚風把牠

傳送到每一個人們的耳朵裏。

「喂！喂！怎麼啦？」

「瘦個子的！」一個人指着遠處。

「快！快追上去！」

不一刻間，空氣夾着嘈雜的人氣，在絲微的燈光下，在稍爲明亮的月光下，顫動着很多油滑的人頭。

遠遠，一個肥大的巡捕追趕着，很多人在後面跟着跑，活似一幅月下搶寶圖。

「捉着了，捉着了！」一個穿中裝的漢子歡呼着，很多人也擁上前去，只見一個紅頭阿三出死力拉着一個瘦漢，一隻手拿着一個飽滿的荷包。

「快走！到差館去！」

紅頭阿三在前面拉，瘦漢子面上在發着蒼白的色素。

他們去後，人們也逐漸分散，且行且說；幾個知得透徹的得意忘形地說，那個瘦漢就是早上那個襁褓人，是逃難來的。那個失了荷包的女人，是××小姐。

他們說着，但不久，空氣又歸於平靜，人們一切都忘記了，只記得一句：「願住荷包呵！」

## 學費

上海聖約翰附中  
高中一年級 傅其劍

學校裏的繳費單，寄來了已經一個多星期，我始終沒有將它給爹看過。但是因爲後天就是繳費日期截止的緣故，我不得不鼓着勇氣，從破皮夾中拿出它來，懷着罪犯上法庭受審時的一種不能形容的心理去見爹。

跨過了堆着鐵箱、風爐、鍋子等的雜物堆，輕輕地爬上了由幾根細木條構成的幾乎要斷下來的扶梯，用着精銳的眼，從貼着幾層報紙滿沾着油膩和臭蟲血的板壁縫中，向着爹的房內看去，見爹坐在床沿上，喝着去年底僅留下的一點酒，媽低着頭戴了那副從小菜場中買來的老光眼鏡

，借着前面小得不能探出頭去的方窗中射進來的昏暗的光，默默地在補着衣裳。

機會太不湊巧了，爹正不高興着。自從去年滬戰發生爹失業之後，在他不高興的時候，常常喝着酒，昏迷地遺忘着一切的煩悶。爲了避免使爹更不高興起見，爲了避免無端的碰釘子起見，爲了……我不由自主地悄悄地溜了下來。

不耐煩地在雜物堆中等了大約五分鐘光景，我又爬上了扶梯，壁縫中瞧見爹還在喝着酒，祇得又退了下來。我一連看了好幾次，都是這樣。

我走回了我和六七個弟妹們共住着的那間小房間，坐上了那張牀桌檯三用的寫字檯，爲了要讓時光在不知不覺中過去，我拿起一本馬克斯的唯物歷史理論學來看，但是字不能映入我的腦中，我祇見書面上一片模糊，朦朧地聽得壁上的鐘敲了四下。

自己也不知道怎樣把時光費去的，我看到鐘上的長針已指在三字上了，立刻又悄悄地爬上了扶梯。

這次機會更不巧，爹已橫躺在牀上睡着了，枯衰的疊着皺紋的臉，長久未修理



過的蒼白的頭髮，毛茸茸長滿了嘴邊的鬍鬚，深陷進去失神的眼眶，十足地顯現出他近來生活的苦痛。我又不能去驚醒他，沒法，祇得又退了下來。

我也不知道爹在什麼時候醒的，當我五點鐘爬上扶梯在壁縫中窺探的時候，爹坐在牀沿上，和媽談些現在生活的艱難及

國家大勢等話。我知道爹現在稍高興了，因為他高興時，就是有說有笑的，我鼓足了勇氣，輕輕地走進了這昏黯的房間，地板因有人走動，吱吱地互相叫了起來，引得媽和爹都抬起頭來。我挨近了爹的身旁，把手中的繳費單遞了過去，等待着爹的回答。

「是的，像你這樣自己尚能用功的孩子，我應該竭力給你讀書，來盡我對國家對子女的義務。去年我的產業毀滅之後，你總也知道我平時又沒有積蓄，我擔負不了你的學費。但是我願我自己失業，不願讓你失學，祇要我有法子，我總得來維持你的學費。你應努力上進，我們一家的希望，以後就祇有你一人了。你以後要更勤奮更用功，要收回這所付學費的代價……」

「爹半在教訓，半在勉勵我。」

是的，我以後要更用功，要收回這學費的代價。無論如何，我總不得有愧於爹多方面設法而得來的學費。我心中默想着，像是在回答爹的話，口裏則連忙應了幾個諾，退了下來。

### 別

上海青年會中學  
高中二年級 江新鏞

昨天一夜未睡，今日早晨天未全明，就跑到浦江邊，舒暢的海風吹在身上，使我覺得有點寒意。

海關的時鐘，祇打六下，遠遠地見斌手提了一隻皮箱，趕來搭輪。我連忙跑上前去緊緊地握着他的手，想起斌和我同窗四載，他有的是一副堅忍的性子，潔白的行爲，不以小智而驕，不以失意而餒，如今將至民族的疆場去了，使我覺到又悲哀又興奮。

斌的故鄉現在是鐵路縱橫，鳥獸載道。斌的雙親也都給敵人的無情的烽火一齊燬了。斌常對我說：「我不能在海角天涯追憶着我的苦衷，我必定要到美麗的戰場上去消散我的痛苦。」現今他是如願以償了。

汽笛在怒吼，我們不能再談了，我催

他快些上船；斌似乎也有點不捨，強抑着傷感對我說：「好友，再見罷！在新鮮的空氣下我們再見罷！」

「斌！去罷！在不久的將來，我必會接踪而來的。等着我罷！」我說完了這幾句話，兩眼內的熱淚，不禁似潮般奪眶而出。

### 陰天的山遊

上海中國無線電工  
程學校電訊科 汪義訓

就揀今天這個陰霾天，我要上山。

上山的路像螺殼，一圈又一圈，直鑽入了雲端裏。路邊的小草向我點頭，枝條兒在招手呢！我飄飄然。

一根網帶在脚下靜靜地波動着，是清清的溪水，晶瑩見底。石子獻殷勤，留溪水住一住再流，它打個迴旋，管自悄沒聲息地走了。一片樹葉落在我面上，涼颼颼，涼的不是我的心，是天。「嘿嘿……」聽浣婦的笑語聲，是笑我？隨她去。我也笑了，「哈哈……」我樂的是我自己的好天地。

向下望是滿眼綠，一棵棵傾斜的樹，一排排倒垂的草。一伸手白雲在掌握中了

。要是能一足踏上對面的山尖，這該多麼好。如飛的來去，依白雲爲家，遨遊天下。

乏了，且到古寺裏歇歇吧。剝蝕的粉牆，蜘蛛在樑角間織網，這樣衰頹！衰頹正是名勝的古。讓莫愁湖，秦淮河，桃花，鴉等可愛的名字，長留在人們的腦裏，幻一幅美麗的畫罷。

「噲」的一聲，古寺的鐘響起來了。破衲衣，是前殿一個「貧」僧；拭一拭婆娑的眼，幽靈似地拉起在風塵裏老了的繩子。音波在空氣裏顫動，心絃也跟着顫動了。猛抬頭，烏鴉掠過西天的灰雲。真的，也該是黃昏時候了。

小橋頭看夜幕徐張，山水如畫。若有玉人在此吹一曲哀怨的簫，則水將不流，鳥也不歌，小草不搖擺，枝條也不拂動。無聲的悲泣，連天也給昏黑了。

黑的山，黑的水，黑的地，黑的路；我在黑與黑之間摸索着。家離此怕有八里路遠吧？不，只五里了。一個影子，遠遠的，漸漸近了。她，圓眼裏閃着光，朱脣角掛着微笑。「哦！正是你。我來你家看

你，你沒在家，我直等到天晚，望得我心

慌；我尋你來了。帶來一盞燈，與黑暗以光明。」「謝謝你，累得你不安。把它點上吧！夜路真不好走，太黑了。」我提着燈，挽着她的手。紙燈籠的光，像圓桌面，在我們脚下走。夜愈來愈黑了。

夜太靜了。四面都是高高低低的墳墓，我們走入了墓園中，這些都是古人與今人在另一世界的安樂居。看，它們從裏面走出來了：穿的是五色綵衣；手和腳動了，它們在舞。呀！它們也放歌呢！一陣風，這聲調太尖銳。鬼嘯？我不由得寒顫了。「別怕，我在這裏呢。」一張臉在我耳邊低低的說。烘烘的，一團火，熱的沸騰。我怎麼忘了身畔的人兒了。今夜沒星，也沒有月；且更假依得緊些。

原野上一點星火，大了，彷彿有煙裊裊地升起；誰在化紙錢呢？嗚嗚的；是寡婦哭她死去的丈夫？娘親哭她死去的兒女？喂！墳墓中的安居者，你今夜睡得安靜吧？我猜你定作個悽慘的夢。

天有雨意。細雨，綿綿然，也別有一種樂趣；一忽兒它下大了。橫豎家就在眼前。

她家在我家間壁十步路；我把燈給她

，她說：「我不要，你拿着照吧。你怕黑，這光會把黑趕跑了的。」一撒手，她到自己的家去了。剩下的只我與光，四圍一片靜的黑。讓燈光趕跑黑，永明，阿們！房內的油盞燈死氣沉沉地，火花如豆；太悲冷。依依的熱呢？

竹影橫窗，雨聲淅瀝。睡不着。這夜我便眠在竹聲雨音裏。

### 鄉愁

上海光華附中  
高中一年級 袁煥卿

天空拉上了灰白色的布幕，似乎將要下雨的樣子。一陣陣肅殺的西風，吹動了庭中的老梧桐，枯黃的葉子，片片飄落到地上，發出沙沙單調的聲音。窗前的菊花，在荒蕪的亂草中盛放，紅黃白各色花朵，孤獨地點綴着園景，使人深深地感覺着秋深了。

室內的傢具靜悄悄地蹲着，一點兒沒有聲音；人心的跳動，微微地在空氣中起伏。在一排玻璃窗旁的寫字檯邊，坐着一個青年，無力地雙手撐着沉重的頭，閉着眼睛，緊鎖雙眉，默默地在回憶着他的故鄉。

在天涯遙遠的一邊，一個荒僻的小村

落中，建立着一個幽美的家園：幾間低低的茅舍，圍着矮矮的竹籬，四境是一片茫茫綠色的原野。長白山麓，隱約地矗立天邊。鴨綠江水滾滾的怒潮，……一切都是他童年時代的伴侶。「九一八」事變，無情的炮火，燬滅了他祖先心血結晶的家園，而他就流浪到了繁華的都會裏。

「已經是七個年頭了。」他抖抖地說。鄰家的無線電，輕輕地傳來了一曲淒涼動人的小桃紅，打入了他的心坎，他輾化了，禁不住伏在寫字檯上哭了。

### 傑與琳

上海 楊梧秋  
楊慶氏女學  
 高中二年級

驕傲的××旗高高飄揚在天空中。地上橫七豎八的，全是些無頭折腿的屍首。血，遍地的流着；配上那燒不盡的敗垣殘壁。——這就是友邦英雄的成績。人，除了少數的順民外；殺的殺，逃的逃；連素稱繁華的某大街也成了十室九空，關門大吉。

整個的C島就這樣沉默着。夜來了。

皎潔的月亮靜靜地照着那兀立在大海中的孤島；照着島上東部的一個鄉村裏，

照着那鄉村裏的一間小屋內。屋裏的陳設很簡單，沒有點燈；靠着窗子邊立着兩個青年情侶，正在那裏唧唧的談話：

「傑！你真的明天就要走了嗎？」

「是的，我決定明天出發！」男子微笑着說，瘦而蒼白的臉上，泛上了一絲絲的紅色；可知他今夜是如何地興奮。

「但是，傑！你的傷剛好啊！」女郎擔心地說。

「不！琳！你知道我的心是多麼的焦急！我躺在病榻上的時候，聽見保安隊撤退的消息，聽見壯丁慘敗的消息，琳！我的心差不多要跳到脖子外面來了！我的肺管差不多要爆裂了！我恨不得立刻就收口。直到今天，我已忍耐夠了。琳！你能看着同胞們一個個死在敵人的炮火下麼？你能看見自己的土地任敵人佔據麼？你能屈服於敵人的鐵蹄下做一個柔順的羔羊麼？琳！我實在不能忍耐了！「不自由，毋寧死！」我，我甘願作一個失敗的英雄，我不能做××旗下的順民。琳！不要爲我擔憂吧！」

女郎一句話也不說，癡癡地立着；末

後，她突然伏在傑的手臂上，哭了！

月光像水銀似地瀉在他們身上，他默默地望着那高掛在天空中明鏡似的月亮。他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琳！這也許是我們相聚的最後的一個晚上了。唱一個歌吧！」他似乎無聊地說。

她顫抖着聲音唱着她常唱的歌：

……  
 啊！前途是那樣的渾沌，渺茫，像一葉孤舟，

飄泊在大海中，四無依傍。前面是望不見陸地的邊影，後面是驚人的巨浪。

努力吧！努力吧！即使你已精疲力盡，也必須鼓起力量，再划這最後的一槳。

……  
 他也高聲的和起來了：

……  
 去了！暫時地或許是永遠地；女郎啊！倘若我一去不回，請憑弔我的靈魂，

在今夜我們立足之地。  
看吧！

太陽已失去了他的光輝；

不久啊！

將要有可怕的暴風雨！

……

一隊隊英勇的壯士執着武器，——並不精良的武器；沉毅地前進着。

傑得意地帶着這一羣人走着，他說不出的高興，他忘記了淋，忘記了一切；他只慶幸着他居然能招集了這許多的戰士。

一羣人沉毅地走着，向着他們的故鄉走着。

隆隆的砲聲展開了空前的大戰。

英勇的戰士揮動着耀眼的大刀與執着最新式的槍械的××武士拚命地戰鬥。每個人瘋狂地襲擊他的對手，讓他的對手痛苦地死去。

傑得意地指揮着。他高興，非常地高興。一羣人得意地守着他們的故鄉，奪回了他們的故鄉，他們拚命地追殺那殘敗的敵人。

傑大聲的喊，用着從來不會用過的大聲喊：「殺啊！殺盡所有的敵人！」

突然，「拍！」他跳了起來，但又跌了下去，他昏過去了。什麼都不知道了！

他緩緩地甦醒過來，他看見琳悽然立在他的前面。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飄揚在O島上，他望着那美麗的國旗，他笑了！滿意的笑了！

「即使你已精疲力盡，也必須鼓起力量，再划這最後的一槳。」他喃喃的念着。

於是：他慢慢地閉上了眼睛。

### 憶青島

上海華東聯合中學  
高中二年級

周政平

東邊水平線上，有誰把藍黑色的天咬

破了一塊，現出一層紫灰色，接着湧起一片紅霞，這正是太陽預備上升的時候，果然，不一會，天全成了魚肚色，忽而無數的金線自東方射來，更加着水面的反射，直刺得人張不開眼。一列帆船從西面的山角上轉了出來，在金光中孕滿了晨風，擦過我們的燕兒島角，向東而去。這景色是美極了，美得沒有人說得出來，更沒有人能寫得出來，美得連平時吃飯都懶的蔭先生也歡呼着說：

「這正是上帝偉大的賜與啊！感謝我們的天父！」

沒有人和他爭辯，因為沒有人願放棄這美麗的晨景。可是太陽却發揮出他的威力，強烈的熱度已加到每個人的身上。於是我們就繼續我們的早操，一會兒跳起來，一會兒蹲下去，雖然黃豆大的汗不住從額角和臉上產生出來，再蜿蜒着流過了頸子而被吸入到襯衫裏，使襯衫漸漸地濕起來，一直濕到和洗滌時一樣，不過不是在洗衣盆中而是在肉質多孔的自來水龍頭上罷了。我們高興地操作，鈴聲起時，才去更衣和洗浴。

× × × × ×

呵！這是多麼值得人回憶的地方！可是無情的砲火迫得我們離開了那裏。時光迅速地流去，不覺又是一年，可是我仍舊常常回憶到那個地方。我回憶得太清楚了，清楚地像越擦越亮的玻璃，那怕你怎樣激烈的砲火，也不能把牠從我底腦子裏趕出去。昨天接到父親自青島來的一封信：「……海邊上的人並不減於往昔，因為我聽不懂他們的話，所以沒有去。燕兒島還安靜地臥在海邊，我每次望見了牠，

就想到了你們。我信，我確實地相信，你們不久就會再來的……」

是夢中嗎 上海東吳附中朱世名  
高中一年級

黑暗的夜，靜悄悄的夜，溫柔而又美麗的夜。

暗淡的孤燈，替牆壁蒙上了層暈黃的顏色。

我獨自躺在床上，思想不住地在向自己低訴着，這聲音的低微，是只夠我自己聽見的。

疲倦了，在朦朧中，我跑進了另外的一個世界——

在這都市的一隅——一座高房子的頂上，我背了雙手，俯着頭，站着，看這都市的夜景。

啊！下面是一條條瀝青的馬路，平滑得像鏡子一樣；流線型的汽車，雙層的公共汽車，電車，跑車，卡車……不斷的在上面溜過。

人行道上充滿了人羣，來，去；少爺，少奶奶，小姐，學生……賣報童，小販……，兩旁高大的建築物，聳立着，立體線型的電紅，閃耀……；爵士音樂很輕揚

的從那圓頂房子裏飄送出來。

微風輕輕的在我臉上拂了一下，隨着來的是一陣脂粉香，酒香……鑽入了我的鼻孔，不，這是血與肉的腥氣……

但奇怪！在那面——黝暗的一角，路燈是陰沉的，悽慘的，那裏你可以發見，在稀落的行人背後，隨伸着的是烏黑的，顫抖的，消瘦的手；從他們沙啞的喉嚨裏發出了斷續的，不忍傾聽的哀號：『先生，救救我吧……可憐我……家給敵人燬了，父母妻子兒女也都失散了，救救我吧……一個銅板……』

還有，在那水泥的階沿上，弄堂的磚地上，人躺得像小匣子裏的沙丁魚，沒有蓆片，沒有被褥，沒有被單，他們這一大夥人，削瘦得好似鬼，是那麼憔悴的，枯黃的，都是孤苦無依的流浪兒啊！

轟！轟地飛來的聲響，把我底心提起了，我不及經過考慮，已抬起了頭。

看！那南面，那南面——什麼爆發了！是顆炸彈嗎？

萬道金光，夾帶着黃紅色澤，像鎂光一般的耀眼，閃了一下……

啊！這是什麼！

我急了！趕緊衝下樓去，衝到街上，打算提高了嗓子大喊。

但，太平的景象啊！霓虹的閃耀，音樂的悠揚，歡笑聲不斷的從鄰近屋子裏發出……

我懷疑了，我是瘋了嗎？昏了嗎？吼聲又來了，路旁的房子也振動了，我來不及跑了。

心身一跳，睜開眼睛看看，天還是黑的，燈還是暗淡的。到底事實是夢中，還是夢中是事實，我又懷疑了。

遠遠的雞啼了，天快亮了，一定的……

### 摧殘不了的小生命

上海省立上海中學 張寶洪  
高中一年級

親手栽植的牽牛花，在這次空前的橫劫中也遭到了摧殘。

我還記得，牽牛花的來歷是很偶然的。先是，在我家後庭的牆腳旁，透出一根綠油油的小草，誰也不注意牠。但這小生命在無聲無息中不斷的向上生長着，不久





了。別的人也應和着。

「是啊！連副和二排長也都死了！」

「不許吵！」素來和善的連長，爲了保持他領袖的尊嚴起見，不禁加以申斥了：

「國家每天出了錢養你們是爲些什麼？

你們現在當賣力的時候，就想將責任放棄嗎？趕快各守原位，不許再多嘴！」

於是，戰壕中又復歸沉默。

這樣過了十分鐘，敵軍的炮火愈形猛烈了，誰也不敢抬起頭來，只能盡自己的能力將身體拼命貼伏在泥土上。

突然，金振福抬起頭來向戰壕外面望了一望，隨即低下頭來細細地說：「他們恐怕要衝過來了，我好像聽見許多人的腳步聲。」

沒有一個人回答他，但各人早已準備着。果然，他的話證實了，一會兒，遠處有一羣黑影，極迅速的向這裏移動着。

「射擊！」連長很快的喚出了口令，立刻機關槍聲達達達達的響起來了，清脆的步槍聲也開始活躍。

黑影一個個漸漸地減少，最後完全消滅了，只不過順風送過來一兩聲可怕的哀

號。

皓月出來了，戰場上的一切平靜，戰壕內的電話機却響起來了。連長很熟悉的接了過來。

「你們那邊很危險！據報敵人將向你們集中攻擊；你們必須支持到明天上午六點鐘，便可有援軍趕到，切勿放棄！因你們負着掩護全國安危的責任。」電話裏朗朗的說。

戰壕裏的人全都平心靜氣的看着連長，連長冷然說：「戰爭已把他磨練成一個感情冷淡的人了。」

「注意，我們必須守到明晨六時，我們現有五十人，我們個個應以全力應付，決不能畏縮，縱然敵人比我們多出數倍，但我們必須達到我們的目的。」他稍停了一下仍接着說：「注意！現在，」他拿出錶來看了一下：「是兩點二十五分，還要守三個鐘頭零三十五分鐘，弟兄們！努力吧！」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大家都靜靜的守着自己的位置。他們知道現在自己地位的重要，和自己環境的危險；他們一聲也不響，只是等待着大決戰的降臨。

終於當錶指上三點鐘的時候，那驚心

慘目的節目開始了。

大炮轟隆隆的響着，每一個炮彈落在地上時，立刻便是山崩地裂般的一聲巨響，使得地面都爲之震動，接着就有一陣土石飛了起來。在炮火的掩護下一羣敵兵開始衝鋒，手榴彈與步槍的聲音互相應答着。

連長親自持着機關槍向敵兵用力的掃射着，奇怪，他今天精神竟如此之好，簡直一點也不覺得疲倦。——儘管已有兩夜不曾休息。

猛然，伏在他旁邊的宋金發痛苦的大叫起來，一顆子彈穿過了他的胸腔，然而這急性的漢子只叫喊了兩聲，抽搐了幾下便不動了。同伴們心內多麼的難過，然而都沒有餘暇能去救他。

在錶上五點半的時候，連長的右臂也中了一顆子彈，這時，守在這戰壕裏的兵士只有二十六個了；連長一面用左手發槍，一面大聲的喊着：「兄弟們！只有三十

分鐘了，不要被環境所屈服啊！」可是另一個彈子又擊中他的左臂，他只覺得眼前一黑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當他甦醒過來時，天色早已大亮了，

他的身邊正立着營長和幾個兵士，他想爬起來，可是兩臂的疼痛阻止了他。

「不要起來！我叫他們送你到後方醫院去吧！你覺得疼痛嗎？你實在是很勇敢！」

「是的，營長！」他微笑着說：「我很快樂，雖然我已殘廢，但我終於戰勝了這種惡劣的環境，至於以後，我想我將永遠永遠的休息了。」

## 牽牛花開的時候

上海務本女中  
初中一年級 明婉華

故鄉的秋天，正是牽牛花開的時候。然而，現在，在一系列短小的圍牆裏，我竟又看到牽牛花了。我又看到深紅的花朵，深綠的葉子；在這海天外陌生的異地裏，我如重嗅到故鄉秋天的氣息。

牽牛花勾起了我的懷鄉的深情，家園的小籬笆上，不也是滿生着牠嗎？一根根小喇叭似的花朵，吐出微黃的花瓣；在綠葉堆滿的叢中，盛開得像一天的星星。

那時，到了牽牛花盛開的季節，我們又有其他的歡樂了。在柳絲低懸的小溪邊，我們看釣絲垂入溪面的晴空。釣絲像樣下去嗎？」

的一動，「啊！」一條大魚呢！我們愉快的笑了，笑聲撞破了平靜的水面，水面紅霞也飄飄的閃着金光。

原野上，鴿羣帶着嘹亮的哨音，劃過寂寞的長空。遠處天上的人字，是雁兒們「南歸」吧。脚下踏得太快了！自由車把一排古老的榆樹，農舍，田野，遠拋在後面。我們追逐着遙遠天邊的燕翅雲。一隻鄉村的黃犬，汪汪的吠了！一個幼小的孩子，睜大着眼。一叢樹林，漸漸走近。後面有小湖澄清如鏡，於是我們開始野宴，我們席地而坐。

去年的秋天，敝要到遠方去。臨行的前一天，在小園的河邊，看夕陽在河面散着金光，我們談了一下午。他說：「我決定了，遠方會有快樂與自由。在那裏，會掘發起青春的歡樂。那裏，有春天的陽光，有小溪，有花香，和鳥語。我會找到我的春天。遠方是多麼使我憧憬啊！在這兒有什麼呢？太陽升了，又落下去。夜去了，又是白天。我如一個機械地生活，我似乎只應當浪費去年青的日子。這兒窒息啊！家庭社會……我透不過氣來，我就這樣下去嗎？」

遠處鄉村人家的炊烟升起，他又摘了一把牽牛花說：「送給我吧！我愛牠。牠的顏色，沒有玫瑰樣的嬌豔；也沒有幽香襲人。牠只寂寞的開了，又謝了！也許沒有注意牠的人。牠是一個渺小者啊！然而，她開花又結了種子，牠努力表現出牠生命的慾望。牠是怎樣的創造牠的生命啊！牠不以自己的渺小，而自甘墮落。以後年年牽牛花開的時候，請記起我吧！」他微笑着，獨自抱了一束花回去。

牽牛花不又開了嗎？如今是海天外的異鄉了！白雲深處，家園仍是無恙嗎？家園裏寂寞的小溪，寂寞的人啊！敝，如今我們同在異鄉了！遠方是可愛的嗎？如今牽牛花開的時候，我們不復憶及當年牽牛花開的夢了。遠方的秋天裏，也有牽牛花吧！我憶及你，我也憶及故鄉了。但是，今年的牽牛花帶去了秋天的歡樂，秋野疾行的自由車，燕翅雲，野宴。牠只帶給我一個憂鬱的懷鄉的心情。

本園投稿，十分踴躍，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因為限於地位，不免稍有積攔，本刊當設法儘量刊出，但以後來稿，每篇字數最多在一千字左右為限。

中學生園地第三期選  
舉樹曉

- |        |     |
|--------|-----|
| 夜航     | 二五票 |
| 秋      | 二二票 |
| 向日葵    | 二〇票 |
| 拜年回來   | 二〇票 |
| 贈別述時郁文 | 一八票 |
| 我但願    | 一六票 |
| 阿富的死   | 一六票 |
| 打蘸     | 一五票 |
| 可愛的秋光  | 一五票 |
| 問談蟋蟀   | 一四票 |

THE TEA

Literary Semi-monthly

No. 11

Edited by Morrison Hu

Published by

THE LITERARY PUBLISHING SOCIETY  
No. 47 Lou-dong-ka-loong, No th Chekiang Road  
SHANGHAI, CHINA

November 16, 1938

15 Cents per Copy, \$1.60 per Half A Year, \$3.00 per Year

Postage Extra

不准轉載

有著作權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十一期

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本刊每册實售一角五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主編人 胡 山 源

出版者 紅茶文藝社

上海北浙江路唐家弄四七號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發行者 文粹出版社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電話 四二四四六

總經理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 九二二一三

外埠代定處 各地世界書局

本國郵票一角以內九五折計算一角以上不收	全年	半年	零售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特刊無定期
	二册	三册	每册	
	三元	一元六角	五分一角	
	郵費			
免收	免收	國內	香港 澳門 南洋 歐美	
九分	四分	香港 澳門 南洋 歐美		
六分	二分	南洋 歐美		

# 中學學生園地投稿諸君小影

(以姓氏筆劃多少為序)



汪義訓



李建新



江新鋪



朱世名



張寶洪



張慧珠



許先華



袁煥卿



楊嘉祁



楊梧秋



彭耀芬



傅其鈞